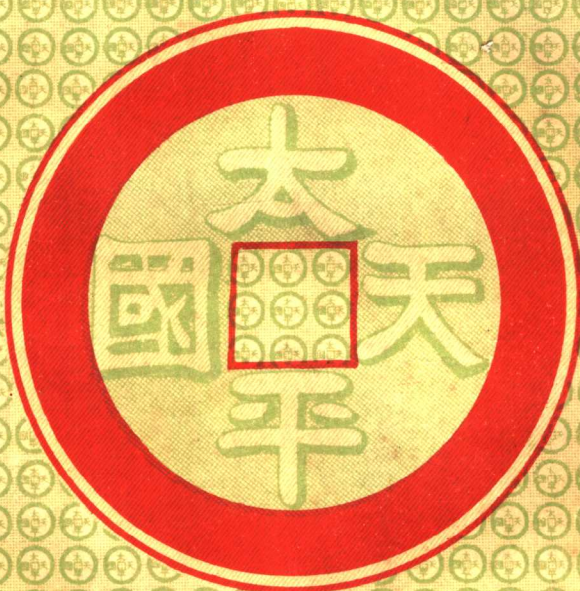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洪楊演義目次

-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大令顯魂
-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訌解體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台設水路 破廬州英上用火攻
-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省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走出
-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寧國府
- 第三十回 滬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力戰守營濠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臺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投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第四十一回

服鳩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洪楊演義卷四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却說杭城文武官員紛紛殉節。瑞將軍亦縱火自焚。旂營五千餘人。幾同一燼。秀成進城之後。因敬王巡撫之才。先自趕到撫衙。意欲勸其勿死。適遇王公子逃出。爲秀成所得。始知王公已死。卽將王楚賓公子帶至衙內。放聲大哭。左右皆爲感動。李秀成謂左右道。吾今生不能與王公爲友。當相期於來世。復飭王公子家眷運柩回籍。一切儀文。皆如清國巡撫之禮。并發銀五千兩。恤其家小。於運柩起程時。更選其舊日親兵五百名護送。回里通告各地。飭爲沿途保護。是時杭州殉難各官。自王撫外。如將軍瑞昌及都統等。俱已。身。縊。若提督饒廷選。總兵文瑞。副將繼興。鹽運使莊煥文。道員錫庚。皆已死。

於亂軍之中。秀成一備棺殮葬。其各家眷欲運柩回籍者。皆助貲斧。又查城中軍民人等。餓死戰歿不下二萬人。都發給薄板棺木。俱爲營葬。共費棺木銀三萬餘元。左右皆以爲費巨。李秀成道。城戰與野戰不同。苟不殮葬。安當易生癘疫。吾不忍惜小費。以禍民生也。復令由嘉興運米萬餘石。以賑撫貧民。又集清國尙存的人馬。宣佈已意。如願從軍者。請留營中。不願者可報名。給貲使之回里。時軍人多感。秀成義氣亦多。肯從軍。是時清國官員尙在城中者。爲藩司林福祥。臬司米興朝。及未接任之藩司麟趾。李秀成一一款。留令軍士不得騷擾。新任藩司麟趾乘間逃走。秀成令軍士不得追趕。並笑道。彼殆以小人之心視我也。秀成每於燈下。與林福祥。米興朝談論世情。林福祥道。久聞忠王大名。今觀之。果爲人傑。然吾惜公不遇明君也。秀成聽罷。默然。徐道。君或爲流言所誤。吾主固文武兼資。勵精圖治者也。林福祥自知。

失言。乃不復語。米興朝道杭州人。甚愛明公。每欲獻城。故明公未進內城前。一天兵民交鬪。損傷三十餘人。軍士不願降者。爲念王巡撫之恩。人民願降者。爲愛明公之德。此則明公所未知也。數日前將軍瑞昌請於王巡撫。僞爲獻城。誘明公以伏兵。劫之王巡撫。謂終不能保全杭州城。徒損人命。惟將軍不從。欲使百姓僞降。以堅明公之信。惟百姓不從耳。由今觀之。則明公與王巡撫。殆如羊祜與陸抗。互爲人傑矣。秀成道若以百姓僞降。吾或中計。若以軍士僞降。吾必不信。以軍士樂爲王巡撫所用。斷不願降。吾應知其僞也。然獻城與破城大異。卽以僞降。賺吾。吾豈造次入城耶。次日尋得林福祥家小。并米興朝之馬。俱送還二人。二人大爲感激。米興朝乃以其馬送與秀成部。將汪安均。以留紀念。數日後杭事平定。秀成准備船隻。送林米二人至上海。各贈用資一千兩。米林二人乃辭別而去。自此杭州既定。秀成佈置防守之

後。卽日班師。再說王楚賓公子離杭之後。卽先至江西。將父親遺表。請耆巡撫代奏。清廷得奏。大爲哀震。一面將王有齡從優議卹。一面召集軍機議將曾國藩起復。節制兩江。曾國藩照例懇請終制。三奏不准。只得應命。馳往江西河口。與張運蘭周天培等商議軍務。僉謂欲平東南。須先收復九江。以爲各路聯絡機關。方有下手之處。惟九江守將林啓榮文武兼備。深得人心。八九年來。往攻兵將。不知被傷多少。近來提督搭齊布。又因往攻九江。中彼流彈。傷發而死。故九江不下。實在難圖。恢復欲下九江。實非便易之事。國藩思了數日。定下五路會攻之計。乃請官胡等來營商議。胡林翼道。自楊霽塔齊布先後沒於林啓榮之手。弟心未嘗一日忘却九江也。弟今思得一計。非合數路之衆。必不能對付林啓榮一人。今當知照德興阿。都興阿。及勝保。使會兵合攻金陵。想洪秀全一聞金陵有警。必調李秀成回南京。我又令勝保等

故延時日以牽制之。秀成不暇救九江。吾等乃得以全力制林啓榮。死命也。曾國藩官文聽畢。皆鼓掌稱善。曾國藩道詠芝此計。弟極贊成。但李秀成。那人終不可輕視。今欲伐九江。須揚言伐武昌。安慶。使秀成不做。準備更爲得計。當下三人議妥。便會銜通告德興阿。都興阿。與勝保。使會攻。時勝保方在湖南。攻伐捻黨。至是乃以僧格林沁代勝保。攻捻。而改以侍郎呂賢基。前任桂撫周天爵。及欽差大臣袁甲三。爲助。替出勝保。使再復南下。同時德興阿。駐淮南。都興阿在皖北。都會同取齊。共攻金陵。國藩亦傳令各部。揚言先取安慶。以多隆阿。鮑超單攻陳玉成。求戰。以左宗棠。李續賓等。擾皖南。贛浙一帶。然後曾國藩官文三人。部署人馬。計分五路。第一路是鄂督官文。以將軍福興。都統舒保屬之。由金湖而進。第二路是鄂撫胡林翼。以藩司李孟羣。總兵李續燾。江忠濟。及知府曾國葆等屬之。由歸濟而進。第三路是巡撫李續

宜以總兵江忠義。臬司劉長佑。知府劉坤一等屬之。由黃梅下駛。第四路是水師以提督楊載福。臬司彭玉麟。總兵黃翼升統之。沿長江會進。江督曾國藩。自爲第五路。與道員李元度。提督周鳳山。總兵周天培。普承堯。知府張運蘭。同知吳坤修。劉崇佑等。由江西直攻九江。五路大兵。合計十餘萬人。大小將校數百員。水陸並進。以攻九江府城。早有消息。報入李秀成軍中。時李秀成正撫定皖南各郡縣。接得文報。謂左右道。以多鮑二人。牽制陳玉成。料玉成必不能回顧安慶。若不派兵往援。恐安慶危矣。說罷。沉吟少頃。卽拍案叫道。非也會胡。二子不遽攻安慶。不過聲東擊西之小計耳。部將汪安均急問其故。秀成道。此易明耳。安慶雖爲要地。唯咽喉命脈。不如九江之勢。所必爭也。況數月之間。總督楊霽。提督塔齊布。皆死於林啓榮之手。楊霽猶不打緊。惟塔齊布爲敵軍健將。與多隆阿。鮑超。齊名。曾國藩倚爲左臂。旣歿於九

江戰事國藩焉能罷手。吾固決其必爭九江也。石貞祥道然則何以禦之。李秀成道敵軍數年以來爲爭取九江之故損兵數萬失去大小將校不下數百員。彼恨林啓榮深矣。以九江重地又深恨林啓榮。此次敵軍必盡傾精銳以爭之。然以林啓榮英勇機警敵人縱欲制之亦非易事。我亦惟相機以定行止可也。於是回復陳得才等以安其心。一面又飛函陳玉成勸以慎防鮑超。又函告李世賢不必遠離當在贛浙之間以打聽九江聲息。隨卽報告金陵。忽又接金陵告急軍報。知道清國欽差勝保會同德興阿都興阿三路取攻金陵。秀全恐金陵有失特催李秀成回去。秀成道德興阿都興阿二人久不敢動。勝保又在河南。今忽然來攻金陵必非主力。想不過欲移動我軍作何狡計耳。我軍若急回金陵必中其計。乃令大將陳芒其先領本部一萬人馬回應金陵。復令鬆王陳得風領萬人扼雨花臺以備不虞。又飛令地官副

丞相周勝坤及周勝富往守六合。以比王伍文貴。及天將汪有爲助守江浦。并爲金陵犄角。再令陳坤書。洪容海。駐軍於粟水鎮江之間。又以天將蘇招生陸順德領水師。游弋常州金壇丹徒一帶。以壯聲援。又傳令羅大剛駐兵揚州。以爲聲援。自經種種佈置之後。知道金陵萬無一失。秀全亦把召回之議。暫作罷論。不想十餘日後。勝保及德興阿。都興阿。已會合人馬。號稱十餘萬。分東西北三路齊進。天京得了消息。大爲震動。不意東路又飛保急事。清廷以前任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辦理交涉。購借新式洋槍。以應轉運。而以前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合各路進攻蘇常。今常州一帶特來告急。洪秀全聽得又吃了一驚。那洪仁達更以爲金陵危險。非調秀成回京不可。洪秀全立即降諭。飛召李秀成回軍。秀成仍不欲遽回。再陳金陵險固。萬無一失。洪秀全那裏肯從。一連數日。連發幾道敕詔。催李秀成回軍。末後一詔。更爲嚴

厲謂秀成擁據重兵，坐視天京不救。秀成乃無可奈何。一面佈置皖南各路。復囑林啓榮慎守九江一地，并令侍王李世賢駐兵九江附近，以爲聲援。始傳令班師，直回南京而去。且說曾國藩會合五路大兵，爲攻取九江之計。至是，乃探得李秀成全軍已回金陵，乃與各路水陸並進，仍讓鄂督官文爲主，將沿長江而下。國藩先以本部人馬，由建昌起行，先奪了南康府。侍王本欲往救，却爲左宗棠牽制，移動不得。國藩遂定了南康，復以知府沈葆楨駐守。乃規畫將攻九江。時正三月，將盡天氣晴和，正合用兵。適接官文來書，欲以四路分攻四城，而以水師爲助。曾國藩以爲不然，以林啓榮精悍得人，語云：「困獸猶鬥，況勇如林啓榮乎？」遂改令只攻三面，留東路讓林啓榮逃走。於是官文攻西路，國藩攻北路，胡林翼、李續賓攻南路。以水師爲會攻。計畫既定，準備出發。九江太平守將真天侯林啓榮聽得消息，謂左右道：「清兵此來不

雷。以。全。國。大。兵。與。吾。決。生。死。矣。不。特。五。路。之。衆。爲。爭。九。江。卽。用。以。牽。制。各。路。者。亦。皆。爲。九。江。而。設。彼。以。全。國。之。衆。以。爭。吾。一。九。江。吾。此。次。若。能。破。之。彼。再。不。敢。正。視。九。江。矣。諸。君。立。功。盡。在。今。日。各。宜。勉。之。諸。君。不。負。吾。吾。亦。不。負。諸。君。也。左。右。聽。得。皆。爲。感。動。啓。榮。知。此。次。戰。事。必。然。利。害。乃。先。行。表。告。金。陵。卽。商。議。應。敵。正。在。籌。議。間。已。報。各。路。齊。至。啓。榮。卽。率。兵。登。陴。守。禦。傳。令。以。洋。槍。從。遠。擊。之。休。令。敵。兵。近。城。部。將。李。興。隆。問。道。昔。者。九。江。屢。次。戰。事。將。軍。皆。調。兵。於。外。內。外。夾。攻。今。獨。主。內。守。何。也。啓。榮。道。兵。法。不。能。執。一。此。次。敵。兵。太。衆。卽。調。兵。於。外。亦。不。能。制。之。故。不。如。以。全。力。守。之。耳。李。興。隆。又。問。道。前。破。塔。齊。布。乃。故。縱。之。近。城。今。必。從。遠。擊。之。不。令。敵。逼。城。下。又。何。也。啓。榮。道。塔。齊。布。兵。少。且。志。在。暗。襲。吾。故。將。計。就。計。因。其。意。而。用。之。今。官。胡。等。以。十。餘。萬。衆。若。一。經。近。城。彼。將。開。地。道。埋。地雷。矣。是。以。從。遠。擊。之。此。時。勢。不。同。故。也。正。說。話。間。

已報敵兵大。至曾國藩從。南官文從。西胡林翼。李續宜。從北路攻來。并會同水師。水陸並進。聲勢甚大。已將至城外矣。啓榮聽了。令九江水師。固守濠道。不宜遠攻。所編划艇。俱阨城下。水道以防掩襲。卽令陸軍。以火器拒戰。每六十人爲一隊。以二十人持火器。以二十人施放排槍。以二十人司放巨炮。時啓榮已從上海購得槍炮。故所用槍炮亦多。新式啓榮復衣不解帶。手不離旂。指揮抵禦。守至三月二十九日。天有微雨。清欽差官文。與諸將齊出。且攻且進。以逼府城。啓榮下令。遠者炮擊。近卽放槍。再近者卽拒以火器。自辰至午。清兵傷死八千餘人。絕不能攻得九江要害。官文乃傳令暫退。另籌別計。李續宜道。我衆而彼寡。我攻而彼守。自宜分兵輪班。不住攻擊。使彼應接不暇。此李秀成攻六合法也。官文以爲然。於是分兵爲兩班。次日改以巨砲爲前驅。鼓噪而進。不料啓榮亦知非一二日戰事可了。自不應疲其兵力。故亦

分兵爲兩輪流拒守。另招鄉兵爲工程隊。以備城垣損壞。隨時修輯。次日清兵復至。只從遠發炮攻城。啓榮却又準備在先。預將城垣增高五尺。厚八尺。以軟灰雜以碎石。築城堅固。并植以野草。使日益堅實。外垣鋪以棉花。外罩鐵網。以禦砲彈。復掘深闊長濠。所有外攻的砲彈。自然不着。要害瀉於濠中。時清將官文曾國藩等。憤前日之敗。折去八千餘人。及次日進勢愈猛。官文并檄告諸將道。是役無論生死。務要拔九江險要。則長江敵壘可復。一勞永逸。是所望於諸君。官文更會同各路奮進。直薄城下。城上遠者炮攻。近者槍擊。清兵死傷盈道。仍不退却。冒死直撲城下。啓榮更令以火器擲下。清兵又死去七千餘人。官文見徒進無益。只得傳令退軍。時清兵兩次敗挫。死傷萬餘。各營無不震恐。各有退心。曾國藩乃作慰勞書。以示諸將。由此人心稍定。會議再攻九江之計。李續宜道。九江四面而我軍只攻其三。欲留一路以待。

啓榮之逃。或可省兵力。耳。早知啓榮精悍。好鬥。必不輕棄九江。徒留一生路。以便其轉運。實非長策也。今唯有四面圍定。使其運道不通。然後假時。日以困之。庶乎可矣。各人皆以爲是。以胡林翼。李續宜。分攻東北。四路並進。而水師則沿河且攻且進。啓榮欲先破其水師。乃令水軍部將魏超成。僞通款於楊載福。約以西門濠道相獻。載福信以爲真。超成又約以白旂爲號。二更時分載福在前。玉麟在後。領水師船偷進西濠。果見濠口白旂當風招展。正欲猛進。忽然迎頭炮聲震動。槍彈如雨。兩邊火器紛紛擲下。彭楊二將正待退時。各船早已着火。城上又叫喊助威。載福乃改乘小艇而逃。還得彭玉麟在後接應。始得逃出。是時官文等正輪班攻擊。城內亦輪班抵禦。兩軍各有死傷。忽見西門外火起。又見城上林軍耀武揚威。料知是己軍有失。正躊躇間。已報到水軍中計大敗。楊彭二將雖然逃出。惟兵士已死數百。清將聞得不

免心驚。因此攻力已緩。啓榮却令船隻載運陸軍二千人由西濠出城登岸。直規官文大營。官文不料城內有兵殺出絕無准備。啓榮所遣二千人由驍將李興隆領着直衝官文大營。一頭放槍一頭縱火。官文措手不及。死傷五千餘人。提督李曙堂都統舒保俱受重傷。其餘軍校死傷亦數十名。敗走三十餘里。比及胡林翼遣軍來救時。林軍已自回城去了。自官文大敗。各路亦死傷不少。於九江城池仍毫無動靜。曾國藩官文惟有傳令暫退。夜裏國藩微服巡視。見諸將皆有怨聲。以爲徒恃兵力攻人。並無妙計。在先以至屢敗。今頓兵城下。徒自取死而已。國藩聽得更爲憂慮。急與官文計議。時官文亦因損兵折將。心甚焦躁。聞諸將已無鬥志。卽問國藩計將安出。國藩道。吾等以五路之衆十萬大兵。若不能敵一林啓榮。誠爲天下後世笑矣。說罷不勝嘆息。適胡林翼到來。曾國藩具述其故。胡林翼道。諸將若有退心。大事去矣。

正惟九江難攻。則九江益爲重要。吾等甯死於此地。亦斷不能退也。此次以全國兵力爭一九江。若不能克。自後更無人敢窺九江。是九江永爲洪秀全所得。東南各省亦無恢復之日也。今當一面慰告諸將。以激起其雄心。一面將九江圍困。斷彼交通之路。料城內絕糧之日。因而破之。易如反掌耳。曾官二人從其計。依次而行。不意林啓樂最得人心。自鎮守九江以來。初則與地方縉紳款洽。以次及於居民。於貧民尤時有賙恤。在九江數年。設立義學。以教貧家子弟。設保嬰局。以撫養無靠之孩童。又立義倉。積穀防飢。隨時賑濟。并立善堂。以贈醫施藥。居民無不歌功頌德。又設宣講所。勸民以大義。人民多受感化。五六年來。無有構訟者。每月四次。在四城親自演說。民皆尊呼爲林侯爺。啓榮又敬老愛幼。每屆冬至。必款宴鄉老。又設恤孀局。凡婦人夫死無依。按名賙給。以故九江軍民無不悅服。啓榮又善於將將。既不愛惜金錢。

又好歸功。部曲將校多樂爲用。且能與士卒同甘苦。慰問死傷。待如子弟。因此每有戰事。莫不甘爲効死。又知九江爲重要之地。敵人在所必爭。於太平天國六年。增鑿四門河道。引水入城。以防斷絕。水道又闢墾荒地。以裕糧艸。務使常有二三年的餉項。復開鍊鐵局。製造器械。遂使九江一城。無物不備。種種計畫。久爲清將所知。曾國藩亦常稱啓榮爲林先生。景仰極切。此次斷絕九江交通。以望糧械斷絕。不料啓榮籌備在先。故雖被圍已久。九江全無損害。官文一發。納悶。又與諸將計議。李續宜道。攻之不克。困之不能。惟有挑選死士。自爲一軍。以與林啓榮決個生死耳。官曾胡三人。至是亦無別法。急下令軍中募死士二千人。分爲四隊。俱欲冒死至城垣。焚之。其願充此役者。死後恤銀二百。傷者恤銀五十。若不死不傷者。每人獎銀十兩。以資鼓勵。此令一下。約三日後。已募得二千人。準備行事。而以大軍爲後繼。那林啓榮見

清兵三日不出。料其必有異謀。急令軍士小心防備。時九江居民見九江被困。多願出營助力。林啓榮大喜。乃令鄉民備任工役。將一切兵士盡作防戰。增攜火器。以爲對付。到次日果見清兵前隊人數不多。分四路而來。大軍則隨後擁護。繼進。林啓榮見之謂左右道。彼前驅小隊。殆將冒險誓死以來矣。卽下令軍中。休令敵兵前隊近城。凡見火器可及。卽擲火焚之。軍士得令。果見清兵前隊。每約五百人。并無長槍。各攜短火。另負小包而來。至是已知清兵志在焚城。惟林啓榮已令軍士先擲火器。從遠焚之。還虧林啓榮平日訓練軍士。却另有兩法。一是令軍士由高跳下。或由下躍高。初則由二三尺。或四五尺。漸至丈餘。皆可跳躍。一是令軍士拋擲物件。使能及遠。視所擲之物重量若干。看擲得最遠者。卽受上賞。軍中練習有素。故那時拋擲火器。皆能及遠。當清兵前隊猶未至城下。已多被林軍火器所焚。唯是時清兵前隊亦

能冒險。皆把縱火之物。上下相擲。只一場算是火戰。兩軍煙火薰天。喊聲動地。清兵前隊各五百人。多已爲林軍燒斃。啓榮令軍士一面擲火。一面發槍發砲。清兵死傷極衆。胡林翼見勢不佳。急下令退軍。計是役清兵死傷萬餘。巡撫李續宜。亦被槍彈擊傷左腿。啓榮軍中亦死傷二千餘人。自辰至申。歷戰八句鐘。方始收軍。啓榮知清軍損傷更衆。惟念清兵在外。卽死傷衆多。亦易催救。自己在城內。死一個卽少一個。乃飛報各道。催取救兵。奈金陵被勝保等所擾。洪秀全不放。李秀成離去。金陵陳玉成。李世賢。又各被牽制。秀成乃飛令李世賢。力當各路。使抽出黃文金。往救九江。官文等敗後。大集諸將計議。胡林翼。道門智。門力。林啓榮。皆足以拒吾。今惟有開地道埋地雷。以炸之耳。今當令三軍步步爲營。節節而進。一面攻城。一面掘地道。以炸之可也。諸將皆以爲然。乃每日引兵攻城。先固前陣。虛作進勢。林啓榮在城樓上觀。

望不覺面爲變色。暗謂部將元戒道。觀其後營塵頭大起。往來擁擠。是從事於地道無疑。此次若無外援。九江危矣。說罷。欲就近催李世賢來救。怎奈四城被圍得鐵桶相似。不能殺出。啓榮悶極。猛思一計。忽令三軍亦從城內開掘地道。直透城外。長濠在地中。排以鐵板。并壘以巨石。以阻清兵地道之策。畢竟清兵人馬衆多。自屢敗後。又復增兵數十萬。從事地道。啓榮又不知其着力何處。四城遼闊。防不勝防。惟日日鼓勵三軍。以圖死戰。那一日大集諸將。誥道。今清兵以數十萬衆來撼九江。若外援不至。必有難守之日。林某受國重寄。當與城存亡如諸君見事機難挽。請各自圖生。另立功名可也。諸將聽得無不垂淚。道某等斷不忍離將軍而去。若九江失守。則將軍死。忠吾等死。義可也。說罷大哭。忽報敵兵已各率大隊。猛撲四門。乃復率兵登城抗守。并無分毫畏懼。城內居民亦出而相助。或從事工役。或爲軍人。砍爨不辭勞。

苦啓榮慨然下淚道有兵如此有民如此若吾不與此城共存亡非人也當時城外清兵槍砲交攻林軍亦率兵還擊兩軍喊殺連天林軍憑高視下死傷清兵極衆奈清兵雖死傷枕席陸續加增并不退後甫進一程卽紮營停止不再攻擊是時城內守兵已逐漸稀少因死傷人數雖僅在清兵死傷十分之一但一來城內守兵只二萬人二來城已被圍凡死傷之人其尸首只埋諸城內地道尸首久停遂成癘疫從前林啓榮所設贈醫局皆應接不暇從前只准備糧食那有准備藥材因是居民大爲惶恐啓榮意殊不忍欲圖自盡任軍民獻城惟一切軍民皆不願見啓榮自盡於是病者多諱言疾病各賈餘勇以待救兵是時李世賢亦得李秀成文報着以援應九江乃力當各路令黃文金馳救九江以擊李續宜曾國藩之後清兵乃決議李續宜一軍抽出江忠義曾國藩一軍抽出周鳳山胡林翼一軍抽出江忠濟三路合

當黃文金其餘諸軍仍悉力攻城時啓榮盼得援兵已到惟仍不能通進九江心中已覺無望又見子彈漸少兵民皆有倦色不覺雙目垂淚惟見一日守一日耳時清兵地道仍從事開掘不已凡未經林啓榮所破之地道尙有西北兩處皆藏了炸藥至六月初七日官會胡李引兵齊進併力環攻四門林軍在城上一齊抵禦清兵死在城下者又如山積兩軍方猛戰間忽然轟天嚮震西北城垣陷了百餘丈磚石與血內騰飛空中官文胡林翼率兵踐尸而進四出放火乘勢衝殺太平兵猶抵死巷戰城內人民亦皆在街巷相拒此時烟焰蔽天不見人影但聞喊殺之聲積尸流血壅塞街衢太平守將眞天候林啓榮先已自盡其部將李興隆元戒張輝杜應時陳官義等二十餘人皆奮力抵殺力盡而歿至是九江遂陷按林啓榮本翼王石達開部將所向無敵自奉令再守九江之後數年間斬敵將不計其數清兵以攻九江

致斃者不下七八萬人。德澤及於閩閩，聲名聞於敵國。至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皆稱爲林先生。不呼其名。國藩曾與左宗棠討論圍攻九江。左宗棠道：吾敢以孤軍與百萬之衆戰於沙場，不敢以本部與林啓榮決勝負於九江之外。其令敵人敬畏如此。至是乃歿於九江之役。聞者莫不惜之。清軍得了九江，檄令劉坤一暫時駐守。蕭啓江應四川將軍之調，帶本部四千入蜀防堵。餘軍各回原地再行相機進取。李續賓曾國華督兵入皖。兵至桐城一鼓下之。又連克太湖縣城。進至潛山。適遇太平驍將涂振興扎營阻路。原來振興自到瑞州之後，與達開意見不合，不願從之。西行自率部下東投皖省。剛至潛山，恰與清軍相遇。續賓見有兵阻路，傳令安下營盤，派精細探子去打聽。探子進營回稟，續賓謂國華道：涂振興乃著名驍悍，聞得身子短小，行若猿猴，跳躍如飛，善於步戰。我想不必與之角力，只消如此如此，諒可擒。

住。這廝了國華稱是。就依計安排畢。次日清晨。擂鼓出陣。兩軍對圓。振興身穿黃色緞衣。上面遍繡龍鳳。下身紅縐褲子。頭扎號巾。飄垂兩面。手執兩把厚背鋼刀。目露凶光。騰騰殺氣。鼓聲響處。飛步當先。高聲喝道。妖兵可選勇的來會俺官軍隊裏。千總宣勝銀槍白馬。衝到垓心。兩個刀槍並舉。登時戰在一處。那振興用雙刀短器。故忽前忽後。跳縱自如。宣勝馬上工夫。轉側反形。不便一個破綻。馬足上險些着刀。幸早奉軍令。教他詐敗。佯輸就虛閃一槍。大叫道。本將軍殺你不過。逆賊休來趕我。兩足把馬腹一夾。望左側如飛而去。振興那裏肯捨。仗着自己脚力。追到一條小河旁邊。宣勝把馬加上兩鞭。躍過對岸。振興把身子一伏。亦隨着縱過河來。脚根尙未着地。忽兩邊蘆葦中伸出無數撓鉤。搭住衣服。宣勝回頭望見。連忙跳下馬背。過來擒住振興。因拚命掙扎。右足已爲撓鉤搭斷。及解營中。僅存奄奄一息。續賓命推出。

斬首梟示營門。此時振興手下的兵，早被清軍殺得七零八落，半逃半降。清軍乘勝進克潛山，當者無不披靡。續賓威名大震，行抵止善村地方，離三河鎮百五十餘里。該處拔貢生柏可全，叩營求見。續賓請入帳中，獻過香茗，開言道：「先生此來，必有見教。乞示其詳。」柏貢生欠身道：「晚生久仰大帥英名，如雷貫耳。今幸寶纛遙臨，威揚全皖，合省士民同叨蔭庇。然晚生竊有請者：蓋以懸軍深入，兵家所忌。今賊人雖屢經懲創，而悍酋陳玉成、吉志元、劉瑄、林等皆全軍在此，可以早發夕至。前去百有餘里地名三河鎮，四面皆通，易於受敵。大軍一至該處，倘敵人麇聚來攻，彼處離邊界漸遠，與沿江諸軍聲勢隔絕，呼應不靈，未免有鞭長莫及之慮。尙望大帥俯採芻蕘，三思後行。爲幸。」續賓掀髯微笑道：「先生良言，當銘肺腑。但本帥麾下猛將如雲，精兵似雨，諒此么麼小醜，安能螳臂當車。縱令狗賊親來，我何懼哉。先生勿庸過慮。柏貢

生又道以大帥虎威本不慮此。但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聖賢行軍所不廢。今自江南大營潰後。東路無一勁兵。若深入腹地。萬一有急。誰堪援應。何不稍緩幾時。俟曾大臣打動徽州甯國軍勢。遙相聯絡。然後進兵。直搗廬州。自可收南北夾攻之效。難進易退。軍之善法。惟大帥察之。續賓聽了。心中不以爲然。勉強答應道。先生高明之見。本帥受教多矣。自當斟酌。後行以副盛意。柏貢生起身告辭。續賓也不款留。送至營門。而別。回到帳中。坐定。曾國華道。這柏貢生的議論頗有可采。小弟爲此亦竊嘗憂慮。未知迪翁大才以爲善否。續賓道。此腐儒膽怯之論。何必聽他。你我帶兵之人。若處處瞻前顧後。安能成功。國華道。話雖如此。但以孤軍而入重地。亦殊非萬全之道。不若分兵爲前後二隊。步步爲營。互相照顧。庶或較妥。續賓大聲道。溫甫亦作兒女子之態乎。你我身爲大將。不死帶傷。事之常有。我軍銳氣甚盛。若出其不意。直

搗廬州。皖賊可期殄滅。若照書生之見。畏縮遷延。何日可得機會。至於分兵之說。亦不可一概而論。大約兵多者宜分。如苻堅以百萬之衆。敗於謝元吳王。邊以五十萬之衆。敗於周亞夫。是也。兵少者宜合。如韓蕘王以八千人。破兀朮於黃天蕩。岳武穆以五百人。破措離。喝於朱仙鎮。是也。今我軍不過六千分隊。之後兵力單弱。如何能當大敵。溫公勿憂。看我破之。卽傳令三軍。從止善村直抵三河鎮。這三河鎮北距廬州。南臨池郡。西接巢湖。東瀕潁水。四通八達。無險可依。此時英王陳玉成正在圍攻甯國。聞得桐舒盡失。清兵將逼皖南。急撤甯國不攻。倍道西趨。並調廬州守將吉志元。集賢關守將劉瑋林。同援內地。英王到了蕪湖。探得清軍扎在三河。就飛催各路援軍。剋期會集。把三河鎮團團圍住。所有四邊房屋樹木。卽行燒燬一空。只剩清軍營寨。孤懸在內。諸軍在東南北三面。連築十五座大壘。英王大營在鎮西要衝。扎

往旌旂相望。刀戟連綿。夜間燈火之光。密如星宿。更鑼刁斗。響徹數里之外。休說人馬難。以殺出。就是鴉雀等閒也。不能飛過。續賓初時。仗着兵強將勇。尙還不在心上。後來見長圍嚴密。無隙可乘。未免有些愁悶起來。謂國華道。悔不聽足下之言。致有今日。但賊人如此重圍。如何能殺出。萬一有失。豈非我累衆人呢。國華道成敗之數。總歸天命。原不繫我公一人。惟目前之計。除奮勇殺出之外。別無生理。但不知諸路賊兵。究竟孰強孰弱。必探聽明。悉方有着手之處。續賓道。此刻兩軍相離極近。探子不能得力。但想陳玉成和吉志元兩個。皆係有名凶悍。其部下諒亦不弱。惟有劉瑋林這路。却未曾與他會過。不知手段如何。國華道。既是如此。就從東路衝殺出去。看是如何。續賓依話。卽吩咐推牛宰馬。大享三軍。傳集各哨將弁兵丁。剴切曉諭。申明利害。令宣勝督先鋒二千。當先衝陣。續賓國華在樓車上。擊鼓催兵。宣勝提刀。

拍馬直衝東路敵營。劉瑄林手下一名部將名喚苗仁，率兵擋住去路。宣勝趁著馬勢，連人和刀橫劈過去。苗仁倒提畫戟，想要隔開大刀。豈知力沉勢猛，竟將苗仁連戟連人一齊砍爲兩段。官軍趁勢掩殺上前。劉瑄林指揮大隊從左右翼包抄，把宣勝等二千人馬困在中央。清軍雖屬精強，但太平兵有數萬，相去何止十倍。續賓等後軍來救，不防吉志元又從左側殺來。將後軍截爲兩段。戰至下午申牌，宣勝等二千人馬均已全軍覆沒。陳玉成亦從清軍背後沖擊而來。續賓等困在垓心，竭力衝突，不能透出重圍。手下四千精兵大半中槍着砲，續賓見勢已垂危，丟下鼓槌，將身上主帥衣服脫去，謂國華道：「我死於沙場，本無所恨，但輕敵致敗，以致累及全軍，未免抱慙地下。」耳國華未及答言，續賓已向路旁石上奮力撞去，頭破漿流。登時氣絕。國華長歎數聲，亦拔出腰刀自刎而亡。所有官軍經續賓平時教訓，個個向義，知

方情願力竭。被殺並無大批投降。太平兵大獲全勝。鳴金收兵。英王陳玉成。命到戰場上。找尋主帥尸首。要想割取首級。兵士在亂尸堆中。見一個晶頂花翎身穿袍褂。認是主將。就把國華頭顱割去。續賓因穿着便服。得免此慘。可見續賓臨死尚有餘智。正是。

喪元上將心如鐵。衛足元戎智勝葵。

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再說。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却說湖北官軍大敗於三河鎮。李續賓曾國華皆戰歿。僅存哨弁楊鎮南楊淦等。及數十名帶傷軍士。因伏在亂尸堆中。未爲賊兵看見。得免於死。幸出隊之時。預備要行長路。身畔帶足乾糧。聊可充飢。惟到渴極之時。却無水可飲。只得在戰場上掬些血水。以解渴。見有敵人邏騎走過。休說不敢轉側。

就是喘息都要留心。伏了三晝夜。太平軍拔營遠去。只剩數百名老弱守汛。鎮南等方敢乘夜偷出。至僻靜處脫去血衣。苦於身無盤纏。只得一路行乞。回到大營。見了曾公哭。陳敗事情。由國藩聞國華續賓皆死。登時心如刀割。痛哭不停。想起當年手足之情何等親密。相別未幾。不料竟遭此慘禍。又念續賓總角之交。以至親而兼好友。況少年英勇。正可討賊立功。詎意中道夭殂。殞此臂助。愈覺悲從中來。淚如泉湧。衆將譬解多時。方纔止哭。就命楊鎮南、楊淦到三河鎮找尋二人尸首。諄囑務須尋獲。雖費千金亦所不惜。二楊連聲答應。帶了幾個從人。當下起身。到得戰場上。但見白骨如山。斷戈遍野。地上芊芊的青草。染滿猩紅鮮血。斑斑點點。好似挑花楓葉一般。正時

化餘衰叔血。

鬪倒謝公鬚。

合了前人春草碧色的詩句。二楊想着同袍之誼。感喟不已。走到一塊大石

旁邊地上橫着一個尸首。身上並無號衣。穿一件黑綢短襖。鎮南知非尋常軍士。俯身檢看。見脚上那雙薄底絨靴。是續賓平日所穿之物。惟面目模糊。不堪辨認。未敢信以爲真。躊躇半晌。忽想起續賓因胞叔新死。穿着期服。髮辮上用的是藍色辮線。卽撥轉尸身細驗。果然殷黑之中。泛出微微的青色。知確是續賓的忠骸。便命從人抬好。又過東幾步。見一個無首尸骸。身穿青布箭衣。黑呢對胸馬褂。認得是國華的服色。謂楊淦道。看此模樣。必是曾六大人的尸首。但失去首級。如何回營檄令。你可有甚計較麼。楊淦道。賊人割去的首級。號令過了。想無用處。何不尋一守汛敵兵。許以重賂。拚費去數百金。諒無不得之理。鎮南依話。就找了一個老汛兵。約至靜處。說明原委。請其設法。那汛兵搖頭道。若是別人的首級。當可從命。惟這個姓曾的。王爺說他是有名上將。要帶到各處。號令以警他人。故而不在此地。無從設法。二楊聽

了。無計可施。只得將尸骸裝裹。又尋獲了宣勝、劉隱霞及幾個營官的尸首。一同載在車上。邁返大營。適李續宜聞知乃弟凶耗。從漢陽趕至江南。恰好扶柩回籍。清廷念續賓舊日功勞。飾終之典。至隆極渥。曾公見了無頭尸首。放聲大哭。忙備上等棺木。權且成殮。這幾日中。曾公哭弟。念友。日不交睫。枕上作了許多輓聯詩文。輓續賓的聯云。

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摧上將。九重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

蓋是秋適有慧星。人以為續賓應之故。云輓劉隱霞聯云。

五載共兵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歆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

隱霞幫辦營務多年。極得士心。老湘軍聞其戰歿。無不哀痛。醮資重託鎮南。購尋尸首。當下棺殮已畢。在左近廟中暫寄。其輓國華的詩文。篇幅繁長。茲不備錄。過了數日。國荃自景德鎮來會。相見之下。弟兄執手痛哭。題起國華。

喪元事。因謂國荃道溫弟少時性情高傲未就。溫和故吾以溫甫字之。及去年至瑞州相會。喜其相愛相親。大異從前性格。至家中因小事齟齬。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復何言。迪菴一軍所向無前。立於不敗之地。人人皆以爲然。溫弟與之共事。方謂相依得人。必得名位俱進。不料甫及一年。遭禍竟如是之慘。今歸骨而不歸元。可勝浩歎。人誰不死。死節爲忠義之尤。奕世有光。本屬毫無所恨。但遺骨未全。不免抱慙終古。余上無以對父叔。下無以對溫弟婦。及紀壽。惟有多作詩文以贖。余譽賢弟其爲我寫之。國荃應諾。時公子紀澤適隨侍在營。卽命扶載國華忠觀回里。臨行訓之曰。溫叔英氣未洩。齎志而歿。深堪悼痛。六孀母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汝可諄囑家人。此後更宜格外厚視。以慰溫叔在天之靈。紀壽眉清目秀。當有出息。汝於諸弟中亦宜另眼視之。紀澤唯唯受訓。叩

別父親國荃亦一路同行。送至京口將近。方分路自回江西。曾公即日具摺清廷。奏明胞弟死事情形。旋奉恩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并賞給嗣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曾紀壽俟及歲時。着帶領引見。後來國荃等克復安慶。清廷又格外加恩。予溢愍烈。後話休題。當下曾公辦畢喪務。卽部署援皖之師。命左宗棠取道廣信。從東路進兵。約定至祁門會合。另派李元度守徽州。周天受守甯國。自己統鮑超、張運蘭、朱品隆等各軍進駐祁門。元度接辦徽州防務。任事甫及七日。天國驍將顏華率四五萬之衆。突來撲攻。元度忙督衆軍登陣拒守。不知敵兵從何處得來。炸藥打成許多小包。縛在火箭頭上。紛紛向城上射來。這炸藥性極猛烈。受不得一些兒激力。不論射中身上。或石上。磚上。一經激動。登時四處爆裂。清軍何能抵擋。一時軍心慌亂。守禦無法。被顏華奮勇而登。元度督諸軍巷戰。隔不移時。各門皆破。太平兵四路齊進。圍

裏。攏。來。清。軍。各。望。後。奔。逃。元。度。幸。有。手。下。挾。之。出。城。方。免。於。難。同。時。甯。國。府。城。亦。爲。天。國。保。王。洪。容。海。攻。陷。周。天。受。陣。亡。洪。王。二。將。得。了。徽。甯。派。其。部。下。守。之。二。路。合。爲。一。處。從。績。溪。等。處。遙。撲。祁。門。侍。王。李。世。賢。亦。從。浙。贛。交。界。攻。入。皖。南。曾。軍。到。了。祁。門。安。營。畢。國。藩。乘。馬。遍。觀。各。處。地。勢。見。東。面。大。洪。大。赤。二。嶺。遙。相。對。峙。東。北。廬。村。之。外。有。羊。棧。嶺。高。插。雲。霄。宛。如。屏。障。因。天。氣。已。晚。不。及。上。山。擬。明。日。再。行。細。看。到。了。次。日。黎。明。又。帶。手。下。人。衆。攜。了。遠。鏡。坐。了。竹。轎。逕。至。大。洪。嶺。原。來。這。大。洪。大。赤。羊。棧。三。嶺。是。進。祁。門。的。要。道。時。常。有。人。往。來。行。走。故。望。去。雖。然。陡。峻。到。得。山。坡。之。下。却。有。階。級。可。尋。衆。人。陸。續。齊。登。不。料。是。日。山。中。忽。發。大。霧。在。下。面。尙。不。覺。得。越。到。頂。上。霧。勢。越。厚。竟。至。伸。手。難。分。五。指。對。面。不。復。見。人。嶺。上。樹。木。本。來。極。其。叢。雜。此。時。毫。無。所。覩。好。似。鋪。了。一。重。白。網。把。大。洪。嶺。罩。在。雲。霧。之。中。國。藩。目。無。所。見。只。得。取。道。回。營。歇。了。

數日又慮登大赤嶺探視。這大赤嶺離營較遠，約有二十餘里。剛到半途，天上已彤雲密布，朔風侵飢，衆人甫至山坡，已落下團團瑞雪，猶如飛花滾絮。一般在平地之上，隨聚隨消。一時尙未積起，山上地高氣冷，不消片刻之間，竟積雪一尺有餘。徑路皆經凍斷，人馬難行，只得中道折回。豈知洪容海、顏華兩個驍將督率精兵，並不畏大雪。大霧墮指，裂膚翻山，越嶺卽從。大洪、大赤二嶺而入。曾公聞報，歎道：「我兩次登山，皆爲雪霧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非天乎？」急令張運蘭、江長貴各率五千精兵，飛速前去迎敵。二將得令，立刻拔隊起程。鏖戰半月，運蘭敗敵於大赤嶺，長貴敗敵於大洪嶺。洪王二將才退出嶺外。曾公派兵一千分守二嶺，而侍王又分兵攻入羊棧嶺。距祁門大營不及十里，鮑超、張運蘭合擊於廬村，又破之。公營暫安。時洪王諸將尙擁衆駐守嶺外，不遽遠去。英王、陳玉成又率兵繼至，將清軍餉道四週隔。

絕。曾。公。度。糧。路。已。斷。惟。急。復。徽。州。可。通。浙。江。之。米。乃。親。至。休。寧。督。攻。往。來。矢。石。似。雨。之。中。三。日。不。克。仍。回。祁。門。而。敵。更。環。攻。不。已。張。運。蘭。朱。品。隆。皆。受。傷。抱。病。祇。有。鮑。超。長。貴。與。敵。竭。力。支。持。曾。公。見。勢。已。垂。危。誓。以。身。殉。草。遺。囑。二。千。餘。言。略。云。余。至。祁。門。爲。賊。所。圍。旦。夕。將。死。余。嘗。默。數。生。平。除。學。問。未。成。尙。留。遺。憾。外。其。餘。差。可。免。於。大。戾。我。死。之。後。爾。等。家。中。子。姪。須。知。立。身。以。忠。孝。爲。先。處。世。以。謙。勤。爲。本。如。能。行。此。四。字。余。死。瞑。目。矣。寫。畢。自。己。讀。了。一。遍。遣。長。夫。偷。出。重。圍。送。至。湘。鄉。去。訖。曾。公。生。平。艱。苦。之。境。以。靖。港。鄱。湖。祁。門。三。處。爲。最。此。時。左。宗。棠。之。兵。行。抵。樂。平。正。與。李。世。賢。相。遇。兩。軍。在。洋。塘。西。面。遙。相。對。壘。太。平。軍。營。其。北。清。軍。營。其。南。下。了。戰。書。約。定。明。日。會。陣。左。公。喚。部。將。王。開。化。聽。令。道。你。帶。一。千。精。兵。可。如。此。如。此。又。喚。張。景。渠。聽。令。道。此。去。正。西。三。里。有。一。座。小。山。名。喚。馬。鞍。山。你。可。帶。五。百。精。兵。多。用。後。膛。大。砲。於。今。夜。五。鼓。

起身抄至該處。預將砲位排好。俟賊人逃至山坡。卽行放砲轟擊。不得有悞。二將領令。自去依計而行。翌日清晨。點起三聲大砲。清軍齊隊出營。侍王亦帶了手下驍將吳人杰、梁柏和等。出濠迎戰。左公在中央。寶燾之下。紅纓藍頂。手握令旗。左首蔣益澧。白馬銀槍。好似瓊裝玉琢。右邊周茂先。金刀紅馬。宛如火舉霞標。指揮軍士。背洋塘列陣。人馬如疾風怒濤。鼓聲響處。一擁上前。益澧接住梁柏和。茂先接住吳人杰。四人捉對兒廝殺。但見八條臂膊。十六個馬蹄。在那裏翻騰上下。鬪到一個時辰。梁柏和鎗中肩頭。吳人杰刀傷馬足。各拖器械而逃。清軍陣上金鼓喧天。雷轟電掣。般般追來。益澧聲若巨雷。拍動座下寶駒。追入敵軍隊中。逕欲來捉侍王。嚇得侍王慌忙退後。剛從馬鞍山邊經過。忽山上一聲號砲。白光亮處。砲子如雹。落星飛拚。命抹過山腰。猛然間。前面喊聲又起。一枝清兵攔住去路。陣前一員大將。凜凜威風。正是。

王開化把部下。一千精兵排成一字。勢若長蛇。太平兵慌亂之餘。抱頭鼠竄。侍王也顧不得衆人。當先奪路。柏和人杰隨着突出圍中。連夜退至十餘里。外方才駐紮。左公亦督率大軍。乘勝進逼。蔣益澧獻計道。末將一路探看地勢。見此地東首有一條山谷小路。並無別徑可通。若能將賊兵引入其中。只消兩頭截住。便可一網生擒。捉得之後。却如此如此。或者能破賊營。亦未可知。左公大悅道。將軍此計妙不可言。卽喚過張景渠。吩咐依計安排。到次日申牌時分。令王開化帶五百小隊精兵。出營挑戰。探子報進營中。侍王聽了。派吳人杰率兵抵敵。戰到十個回合。王開化氣力不加。撥馬望東逃去。五百軍士隨後同奔。人杰高聲大喝。揮兵緊緊追來。趕了數里。前面現出一座小山。官軍轉過山灣。忽然不見人杰。親自登高瞭望。見山後一條小徑。敵兵正在那裏飛逃。又見徑路盡處。一片平陽。并無樹木。料想沒有伏兵。便催動軍。

馬追入谷內。不料清軍甫出谷口。那平陽地上爬起無數精兵。都用亂石滾木塞斷出路。人杰情知墮入計中。急忙回身尋路。豈知到得谷口。亦被敵軍用木石塞住。兩邊山上排列着洋槍銃砲。多向下面打來。兵士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半長跪乞降。人杰本來是獵戶出身。越嶺扒山。是他平時慣技。此時見兩頭無路。就把長衣脫去。覷官軍較稀之處。攀籐附葛。尋路逃生。又見山頂之上。官軍邏騎往來不絕。人杰恐爲所見。不敢出頭。在石洞中藏身。直待敵兵拔營遠去。人杰方敢出山。雖然經此艱難。而匹夫之志。竟不可奪。後來抄尋舊主。仍舊投在侍王麾下。此時谷中太平軍打死大半。其餘號哭求降。景渠令軍士搬開木石。將一應降賊解入大營。左公頓生一計。命暫時監禁後營。所有頭巾號衣一齊脫下。卽選了二千名精壯軍士。扮作敵軍模樣。令蔣益澧率着。從別路兜抄過來。將近三更。已到侍王營濠之外。侍王正

因日間大敗人杰不知去向。部衆無一回來。心下悶悶不已。與梁柏和二人。在中軍帳取酒對酌。忽聞有救兵到來。便令出營詢問。是何處人馬。益禮學着粵西口氣。回答道。咱們是英王爺的部下。現從安徽而來。探子進營回報。待王正在盼望救兵。聞聽此報。心中大喜。就命叫他進來。梁柏和慌忙搖手道。且慢。且慢。我想英王遠在安徽。豈知我們敗信。況與王爺素不十分莫逆。不比忠王是手足弟兄。患難相顧。今無緣無故。忽然來此。一枝兵馬。安可信以爲真。待逆道此固可慮。但恐果是英王之兵。我不收留。必然嗔怪。奈何。梁柏和道。據愚見看來。定然不實。否則何以先無文報到來。況夜色已深。一時難以辨認。放他進營。斷乎不可。王爺若慮其將來見怪。不若令其暫扎濠外。俟明日天明。再請入營。相見。到了白日之間。是真。是僞。不難一望而知了。待王猶疑未定。忽聽得外面一片喊聲。多說道。我們好意遠來相助。爲何不。

進營。難道當我們是奸細麼。就和守營兵士爭論起來。侍王同梁柏和放下酒杯。仗劍來觀看。又聽得那枝人馬齊聲喊道。不好了。妖兵已從後面殺來了。一聲口號。都取出軍器。擁進營濠。把守門兵亂砍亂擊。登時營中沸亂。人馬喧騰。侍王等剛到營門。聞了變報。疾忙回入中軍。翻身上馬。傳令衆軍士。休得驚慌。齊心迎敵。怎奈黑夜之間。望去多是一色號衣。分不出那家人馬。清軍自己却有暗記。可認二千名精壯在營中呼哨。衝突遇着輜重帳棚之處。便放起火來。燒得紅光冲霄。左軍望見敵營火起。登時大隊人馬掩殺將來。原來左公自益澧起身之後。卽陞帳發令。以周茂先當其左。王開化當其右。白統中軍。兩邊策應。士皆執械。馬盡上鞍。按兵凝望。只待敵營消息。四更過後。但見正北一派紅光。冲天而起。卽令打動號鼓。點齊燈球火把。三路大軍揚風呼哨而來。衝近敵濠。見營中已殺得人仰馬翻。烟塵抖亂。左公指揮

軍士從東西兩面抄去。想把敵營包圍。侍王初時見益灃等人數不多。尙想拒戰。此際見後隊清兵。又來接應。情知保不住營盤。且恐爲長圍所困。不易脫身。忙同梁柏和殺出後營。幸周王二枝兵馬尙未抄至。後面無兵阻截。乘機逃出重圍。盡棄輜重糧草。輕騎飛奔。清軍踏毀賊營。奪獲刀鎗馬匹無算。左公在半路接得探報。知曾大臣被困。祁門勢甚危急。運糧道路皆爲太平兵隔絕。乃謂蔣益灃等道。曾公一身爲天下安危所繫。今困於祁門。萬一有失。如東南大局。何益灃道。鮑春霆。張凱章等皆智勇之士。祁門三面皆山險阻。可守。諒賊兵雖衆。未必就能攻破。惟運道被斷。只恐糧米不敷。軍生內變。倒是可慮。左公道。我與曾帥總角之交。義同生死。今聞有急。安可不赴。此去建昌撫州。皆係祁門東路。苟能破得侍逆。便可解祁門之圍。諸君宜上顧公益。下念私情。爲我努力向前。益灃及諸將同聲應道。末將等敢不竭犬馬之

力。左公立刻傳下號令。捲旗疾趨。行至樂平東北地名周家堡。恰遇侍王在是處屯札。忽聞敵軍追到。急忙吹號聚兵。欲爲拒守之計。豈知清兵並不安營。略歇了片刻。便大刀闊斧。奮勇殺入堡來。李梁二人督衆抵禦。那些手下軍兵。屢爲左軍所敗。十分胆怯。王開化匹馬單刀。冲入陣中。縱橫盪決。連砍十幾名頭隊軍兵。茂先景渠。皆逼敵營。益灑胸中槍子。亦裹創冒烟。而前太平軍又大亂。棄營而奔。自相踐踏。死傷無數。開化望見黃蓋。知是大將所在。拍馬舞刀。從人叢中捲殺進來。去侍王馬尾不滿二丈。長嘯一聲。舉起大刀劈去。幸傍邊一個家將。將短刀用力架過。侍王回頭看見。吃一大驚。連忙拚命加鞭向前逃去。若非有心腹擋過一刀。必爲開化所傷。當下開化見相離漸遠。刀砍不着。卽拈弓搭箭。颯的射去。時因亂軍之中。人聲嘈雜。侍王並不聽得弓弦聲音。直至箭到頸邊。方覺得一陣冷風。已經躲閃不及。正中頸上。

登時血流不止疼痛非常要緊用手去掩傷口馬鞭已然墮地虧得梁柏和從那邊瞥見亟過來敵住開化方得趁空跳下馬來此一回大戰殺得太平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侍王之危險狼狽竟與曾國藩之在祁門相彷彿此在浙之太平軍聽見了左宗棠的名字先自有些胆怯大局才日漸壞了當下侍王一路收集殘兵逃至建昌適吳人杰亦在該處來投訴稱自得命之後沿途求乞而來屢次幾爲汛地守兵識認探得王爺大兵在此特來相見從此仍在侍王營中此時侍王雖敗手下尙有三萬殘軍就和衆人商議趁官軍尙未追到卽日圍攻建昌另派梁吳二將分兵一萬去撫州無如二處府城皆有地方紳士招集團練鄉兵保護地方聞得太平兵來犯皆齊心登陣協守侍王等猛攻三日毫不動搖探子報稱左公大軍隨後將至乃撒攻城之兵進襲吉安府適城中無備遂卽取之左公以吉安被踞祁門之路仍

不能通。乃命益濃茂先督精兵二千。前去攻復郡城。二將兵至吉安。侍王與之相拒半月。又因城中糧盡。只得退出清軍。卽將府城克復。侍王等西至瑞州。益濃尙欲跟蹤追勦。左公止之。道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侍逆率殘衆西奔。若逼迫太甚。使他無路可逃。必致激成死戰。况曾帥受困多時。望援迫切。且去見過曾公。再圖別計。衆將稱是。卽將吉安善後事宜。交新任知府接辦。左公全軍進至祁門。扎營已畢。同麾下諸將來見曾公。曾公得了捷報。心中喜悅。起身接進帳中。衆人依次坐定。左公陳明解圍情形。曾公極口稱贊。道季翁自帶兵以來。迭破巨寇。勳績甚偉。足伸天討。而快人心。今以五千餘衆。破侍逆十萬之兵。雖淮陰拔幟。臨淮揮旗。不是過也。國藩被困一隅。滿擬捐軀報國。今得重見天日。皆季翁拯救之功。國藩無任感激。左公遜謝未遑。連稱不敢。當晚備酒賀功。盡歡而散。曾公卽日具奏。稱三品京堂左宗棠

屢創賊兵。勳勞卓著。請御賜珍物。以示旌異。又請將左宗棠改爲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爲大用。清廷准如所請。賞給左公白玉翎管一枝。小刀火鏢各一把。江紬袍料二件。左公領受謝恩。奉了將令。赴廣信一帶追擊敵兵。曾公亦進駐東流。英王陳玉成與洪容海。顏華等。聞得侍王失敗。情知不克成功。亦解圍而去。鮑超張運蘭率兵星夜追趕。運蘭追至徽州。顏華不敢入城。從涇縣等處逸去。清軍卽時克復徽州。鮑超率師來會。正要進攻甯國。忽報忠王李秀成攻打南昌。正是

長圍皖北方平焰。報警江西又舉烽。

要知江西軍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搆兵

幸熱河清君出走

却說天國忠王李秀成。從蕪湖攻入江西。連下大通建德等處。烽火逼近南

昌。而是時江西省城並無勁兵扼守。耆巡撫星飛告急。會公以南昌係沿江要地。且尙稱完全之區。卽發檄文。撤回鮑超。甯國之兵。令其帶本部人馬。問道馳援江西。鮑超接奉羽檄。卽辭別張運蘭。督帶霆字六營。並部將黃慶伍。承瀚等。取道東流。入鄱陽湖。時曾公正駐東流。鮑超卽往稟見。面受方略。曾公戒之曰。李秀成素有善兵之名。汝與接戰。不可輕敵。但求保得省城。便是大功。若幸而得勝。可從豐城一路追擊。我當另派勁兵接應。鮑超得令。卽日拔營起程。過了湖口。備齊數百號。艨艟巨艦。渡過大湖。剛剛上得岸時。忠王大隊已從青山殺到。鮑軍就在鄱陽湖邊背水列隊。鮑超遍諭軍士道。今日之戰。勝則俱生。敗則不死。於賊卽死於水。爾等各宜努力。我爲大將。當爲爾等先驅。衆軍齊聲噉應。須臾間。太平軍紅旗黃傘。風湧而來。前隊數百枝。後膛快鎗。當先突陣。忠王身騎良馬。手執絲鞭。昂昂然在旂門之下。往來督陣。

但聽鎗聲響亮。烟氣迷茫。飄飄的鉛子。從空際亂落下來。鮑超拉動絲韁。向敵兵厚處。匹馬衝來。黃慶伍承瀚亦隨着。鮑公馬尾殺入中堅。敵軍用洋鎗亂格。被鮑公橫過刀桿。奮力掃去。近身十餘個敵兵。都四散跌倒。鮑公又收轉大刀。聲如虎吼。從陣東殺至陣西。砍倒大旗無數。在數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王慶等督率衆軍。分頭衝擊。個個如生龍活虎一般。敵軍隊伍已亂。紛紛倒退。忠王見前軍已失。卽約後軍退下。一路望南而去。經過南昌。見城上嚴兵守禦。甲仗鮮明。忠王不敢停留。直奔豐城。適曾公派江長貴。朱品隆。率兵自撫州來。援會於豐城。兩路夾攻。太平軍又連敗於許灣。文墅等處。忠王乃退入瑞州。與侍王合兵一處。且自休息。以圖再舉。霆軍大獲全勝。立解南昌之圍。奏凱回東流。曾公疏稱鮑超盛暑鑿兵。所至克捷。請頒珍物以示優獎。清廷悉准。奏依議。摺差自京師回來。路過天津。恰值英法二國合兵來犯。

原來清廷自道光二十二年。與歐西各國。會訂立通商條約。開闢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等五口岸。各爲商埠。自是以後。洋商之航海來游者。日衆一日。多雇我國人爲之執役。有嘉應州人名楊堅者。在本鄉負債纍纍。無可容身。乃避匿至廣州。在英商華而司行中。爲貼身伏侍的。西崽華而司極其寵愛。言聽計從。楊堅倚仗洋人之勢。強賒硬買。無所不爲。這洋行左近。有一酒店。楊堅當閒暇之時。每日在彼沽飲。因係熟識。不用現錢。一年分三節結算。是年端午。欠至二十餘千。屢向催索。非但分文不付。并且口出惡言。當下兩不相讓。竟至用武。楊堅順手在櫃檯上。舉起盛菜大盆。當頭劈去。正擊中店主眉心。登時鮮血迸流。痛絕於地。楊堅見闖了大禍。急忙拔步奔回。在華而司面前。巧言掩飾。稱店主欠他銀錢。向索不理。互相扭結。不料失手。碰翻菜碗。以致打破頭顱等語。華而司信以爲真。便將楊堅藏在家中。此時酒店中

人報知官長。知縣親來驗勘。見店主已因傷身死。卽命填了尸格。出簽拘拿凶手。豈知差役到得洋行。華而司一味袒護。執不交人。後來追拿緊急。華而司竟將凶犯送至英國。兵船縣官無法可施。只得稟明上憲。時廣東督撫大員不習外交。並未照會領事。卽命所屬官吏。逕至英船收捕。且拔去船上國旗。而西國之法。以辱及國旗爲大恥。且以我國違背公法。擅行上船收捕。遂與我國開釁。糾法人合犯廣東。船堅炮利。遂陷省城。卽率鐵甲魚雷等十餘艘。沿海北犯清廷。因太平革命已經手足失措。何暇再開邊釁。不得已與之議和。暫定草約。到了明年。英法兩國使臣以交換條約之事。率兵艦直入白河。大沽炮臺守兵怒其不先知照。發砲擊之。英法兵艦鼓輪回駛。卽調集印度洋艦隊。重至大沽。將口岸砲臺擊毀。逕進白河。在庫安營登岸。是處距北京僅二百餘里。清廷大震。咸豐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帶馬隊八百步卒。

三千前往迎敵。以都統勝保將旗兵入營。扼紮蘆溝橋。以衛北京。僧王兵至砲子臺。正遇洋兵大隊到來。但見砲隊步隊。輜重隊工程隊。行伍分明。亘延數里。英法兩國徽章紅白相間。隨風蕩漾。軍中鑼鼓之聲。搖撼山岳。僧王見來勢凶猛。卽派麾下兩名佐領。一名全壽。一名各明。阿各帶本部兵八百。在左右山坳埋伏。吩咐俟洋兵過盡。方可殺出截住。二將領令將大旗長旛一概撤去。悄悄分途去訖。僧王卽傳下號令。命二千餘名馬步軍士。分作五十隊。望去疎疎落落。好似毫無陣法一般。其名爲漁翁撒網陣。卽使被敵人大砲打着。亦所傷無幾。這五十名軍士之中。以三十名執鎗施放。以二十名用短家軍器。慢慢從遠至近。步步圍去。洋將南密司。見我軍分作許多小隊。便命大砲暫時退後。將千名洋槍軍士。排成一字長蛇之式。吩咐不准亂放。必敵軍在百步以內。槍子力點能及之處。方准施放。西洋名這陣曰銅牆鐵壁。

陣當下兩軍各依陣法互相攻擊。兩有死傷。戰數個半時辰。僧王在高處望見敵軍略有怠惰之意。就把令旂揮動陣前。一片鑼聲。那五十起小隊官兵忽然合在一處。南密司見我軍變了陣法。只道要攻殺上來。忙令砲隊飛速向前。砲陣得令把車輛推到陣前。排開十餘門後膛快砲。正要扳機轟擊。豈知官軍並不向前。反望後面齊齊退去。英將南密司督率中佐畢內門少佐白約並同法國陸軍大將開臨。催動洋兵搖旂擂鼓奮勇追來。官軍退過幾個山頭。忽然住足回身。依舊列成隊伍。前面軍士都放下洋槍。換執短刀。伏地而行。洋兵正要開砲施槍。忽聽得背後鼓聲大起。兩邊山谷中冲出無數步軍。並無旗幟。都是一式短柄苗刀。疾如風雨。向洋兵後陣沖來。那些後隊洋兵身子甫經旋轉。官軍已殺到面前。須知快槍快砲雖能打得遠處。但近身廝殺。却利用短刀。此時洋兵手中都執長鎗。被苗刀軍殺入陣中。上砍人

身下掠馬足。僧王大軍又從前面攔擊。洋兵大敗。丟棄砲車輜重。奪路而逃。中佐畢內門足踝中刀。受傷仆地。爲全壽所擒。英法兩軍傷拆三百餘名。失去大砲八門。快槍數十枝。南密司開臨等督率殘兵。奔至庫安營。登艦卽發電報到印度錫蘭地方。添集陸軍。以圖後舉。僧王收得勝之兵。回至大營。全壽解上畢內門。衆將亦各有俘獲。紛紛獻功。僧王與全壽等商議道。西洋國勢方張。器械精利。且兩國合兵。志在必逞。今雖偶然勝仗。未可深恃。目下內亂未平。若又開外釁。深恐財力不繼。故雖暫時失和。終究必歸和局。如傷害擒來兵將。以後定多枝節。爾等可把畢內門等軟禁後營。好生看待。但不可放他逸去。爲要。衆將答應。就收拾一間空房。把畢內門及幾個洋兵。監在其中。每日酒飯牛羊。派人遞送。畢內門等名爲監禁。其實倒享了數天的清福。那印度總督濮丁查。接了南密司電報。便添派二千精兵。用輪船裝載。從黃

海。逕。抵。白。河。與。前。軍。合。爲。一。處。法。國。亦。於。南。洋。艦。隊。之。中。抽。出。一。千。名。水。卒。同。時。到。白。河。聚。會。南。密。司。開。臨。等。重。整。軍。容。棄。舟。登。岸。直。撲。砲。子。臺。大。營。僧。王。聞。敵。軍。又。至。知。已。添。了。勁。兵。卽。傳。令。合。營。道。此。番。交。戰。不。比。從。前。洋。人。添。了。後。軍。定。必。倍。加。利。害。爾。等。務。宜。格。外。小。心。衆。兵。將。一。聲。得。令。三。軍。齊。隊。出。濠。在。平。陽。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清。軍。仍。舊。分。爲。數。十。小。隊。以。防。大。砲。這。番。南。密。司。等。俱。有。戒。心。軍。勢。十。分。嚴。整。中。央。仍。用。銅。牆。鐵。壁。陣。式。砲。隊。兵。列。於。兩。角。步。步。圍。逼。過。來。要。知。歐。洲。規。矩。男。子。到。十。五。以。上。皆。須。入。兵。隊。學。堂。所。以。不。論。大。小。軍。士。都。從。學。校。出。身。一。切。放。砲。開。鎗。皆。用。測。量。算。法。算。好。準。頭。故。而。或。遠。或。近。並。無。虛。發。更。兼。所。用。軍。械。必。選。精。良。之。物。稍。有。朽。蝕。卽。棄。而。不。用。我。中。國。習。尚。恰。恰。與。之。相。反。上。等。之。人。皆。以。當。兵。爲。恥。俗。語。有。云。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豈。知。種。之。強。強。以。兵。國。之。興。興。以。兵。人。人。爲。國。之。人。民。卽。

人人有衛國之責。人人有衛國之責。卽人人有當兵之分。滿漢人皆不明此義。以故無論綠旗各營。所招的兵勇。皆係游蕩無業之人。耳未聞衛民之說。目未覩愛國之文。休說算學測量。茫無門徑。就使問他自己所用的鎗。能打多少。遠近也。恐目瞠舌。擣不能回答。更兼一應槍械。都從外國購來。經手之人。分肥作弊。出了十兩。念兩的重價。只買二三兩的低貨。大半倒落了私囊。試思以此種兵丁。用這般軍器。和強國強兵對敵。要想得勝。雖使孫吳復生。亦恐無能爲力。前次所以偶勝之故。蓋因洋兵過於輕視華人。故而偶然僥倖。此次一經大敵。不滿兩個時辰。僧軍中砲着鎗者。不計其數。雖用漁翁撒網陣。却也毫不濟事。南密司開臨這兩個洋將。身騎高頭駿馬。手擎指揮鋼刀。驅策全隊洋兵。漫山遍野而來。僧軍陣裏。佐領各明阿。已中彈落馬。僧王不敢戀戰。約軍徐徐而退。洋兵不捨。隨後狂追。走了一日一夜。直到蘆溝橋。

勝保出兵接應。南密司等方纔收隊。僧王之兵。就在勝保營中暫紮。連夜修好本章。遣人赴北京告急。這蘆溝橋距北京不及百里。人心大恐。一夕數驚。清君命軍機大臣會議和戰之策。朝中各王大臣奉了諭旨。當下領班軍機恭親王、滿漢大學士、倭仁、朱鳳標、尙書崇綸、譚廷襄等。聚集於軍機房。倭仁首先開言道。今日之事。不外和戰兩道。我國與英法自鴉片交涉之後。國際頗稱和睦。此次捕凶。英艦辱及國旂。換約使船。遽遭砲擊。肇釁之初。我國亦有不是之處。方今盜弄潢池。粵匪肆毒於江南。搶寇跳梁於淮北。兵事連年。民窮財盡。若再與外洋諸國結禍。連兵殊恐非大局之福。聖意要我們會籌和戰之計。鄙意自以議和爲上。諸公不妨各抒高見。以便覆奏施行。尙書譚廷襄道。和戎之誤。古今同慨。英法以區區小事。遽啓兵戎。亦因我國方有內亂。逆料不敢與戰耳。如能整攝六師。大彰撻伐。不特可張國威。且使西洋諸

國無蔑視中國之心。可保數十年太平之福。今若卽與講和。彼必多方要挾。或求割地。或求償銀。或求闢通商口岸。自此中原天府。必爲胡騎蹂躪之場矣。倭仁道國家交涉。當視時勢爲轉移。南宋有李宗韓岳。足以破金。故議和爲失計。今我國將才武備。遠遜外洋。若不講和。將何以戰。譚廷襄道。炮子臺之役。僧親王大獲全勝。可見我軍兵力。未必遽讓歐。西安在一振不能。再振乎。倭仁道。炮子臺之役。不過勝彼偏師耳。前日之敗。仍然得不償失。今夷氛逼近京畿。萬一勝保之師。又失敵兵長驅而入。其如宗廟震驚。何。二人爭論不已。恭親王道。二公所言皆是。總之戰則難保。必勝和則可期。暫安且待我進宮覆旨。看聖意如何。再定大計便了。衆大臣散歸府第。恭王入奏會。議情由。請旨定奪。清君志。平內亂。懷柔遠人。不要窮兵黷武。卽命恭親王爲使。前赴天津與英法將議和。不料恭王尙未出京。僧王勝保二軍。已大敗於蘆溝。

橋。洋。兵。直。薄。京。城。原。來。清。軍。洋。兵。隔。蘆。溝。河。爲。營。僧。王。等。畏。其。鎗。炮。利。害。憑。河。拒。守。豈。知。南。密。司。令。衆。軍。搭。起。高。架。排。列。十。餘。尊。開。花。大。砲。測。準。力。點。隔。水。打。來。清。軍。營。棚。之。上。砲。子。紛。紛。滾。下。這。落。地。開。花。最。稱。行。軍。利。器。彈。子。都。用。炸。藥。鍊。成。一。經。着。地。卽。四。散。崩。裂。清。軍。未。曾。防。備。死。傷。甚。衆。勝。保。知。營。盤。難。守。急。令。棄。營。而。退。一。面。在。空。闊。處。列。隊。迎。戰。一。面。遣。人。飛。馬。進。京。請。城。中。嚴。兵。登。陴。此。時。那。條。蘆。溝。橋。早。被。官。軍。拆。去。南。密。司。見。我。軍。棄。營。而。退。亟。令。工。程。隊。向。前。支。搭。浮。橋。不。消。片。刻。工。夫。配。成。兩。座。連。環。大。橋。原。來。一。切。應。用。材。料。工。程。隊。早。經。預。備。臨。時。一。聞。號。令。只。要。配。搭。筭。頭。所。以。這。等。容。易。橋。成。之。後。紅。旗。招。動。兩。國。洋。兵。渡。河。殺。來。僧。王。謂。勝。都。統。道。此。地。去。京。僅。四。十。里。城。中。一。無。警。備。雖。已。有。人。去。報。而。倉。猝。之。間。深。恐。措。手。不。及。我。們。今。日。無。論。勝。負。總。須。拚。命。抵。擋。一。時。俾。朝。中。得。早。爲。之。計。勝。公。道。王。爺。之。言。是。也。兩。軍。

即分爲東西兩翼。僧王當其左。勝保當其右。在蘆溝河北面。談雲灣開仗。僧勝二帥當先督陣。親往來於子彈若雨之中。無奈槍力所及。相去甚遠。敵兵的槍子可打二十餘丈。清軍的槍子祇打十多丈。所以清軍傷亡甚多。洋兵却死者無幾。又被一個落地開花。擊中陣前大纛。把那面三軍司命的大旗打得不知去向。砲子轟然落地。旂下數十個護衛親兵大半已作了砲灰。幸得僧王立馬之處。離開尙遠。未爲所傷。然箭衣裾上已濺滿污泥。目中亦爲塵沙刺入。眯不能張。那些軍士雖奉嚴令向前。但當此死生頃刻之際。誰人不要性命。吶喊一聲。望後倒退。陣前槍聲頓歇。勝帥等彈壓不住。只得一同回馬而奔。南密司開臨等乘勢催動洋兵。追奔逐北。直逼崇文門。快礮聲喧。闔城震動。再說恭王自從奉了諭旨。卽帶同副使董恂。以領班章京吳同蕃爲譯員。剋日請訓出京。將赴天津議和。豈知就在那夜三更。接着僧王的警

報。恭王見軍情緊急，不敢停留，卽會同各大軍機，立刻叩宮面奏。時已將近四更，宮中聞知此信，宮嬪慌亂。時清君尚未安睡，亟宣各大臣進內，跪安已畢。俯伏墊上，清君問道：「諸卿有何緊急軍情？」連夜入宮見朕，恭王奏道：「三更時分，接得僧格林沁勝保來文，據稱洋兵勢盛，連敗我軍，蘆溝橋大營勢將不守，特請京中早爲警備。」臣等得此消息，不勝惶恐，未敢擅專，特求聖意，定奪。清君失驚道：「前據僧格林沁奏報，稱洋兵尙在白河礮子臺等處，今未及旬日，其來何如是之速？」卿等可速傳朕旨，着九門提督火速授甲登城，嚴密守禦。恭王口稱領旨，又碰頭奏道：「臣等尙有管見，奏達天聽，竊以成敗利鈍，兵家之常，雖在大邦，未可逆觀。」僧格林沁勝保部下，素稱勁旅，一戰再戰，尙不能支。今敵鋒甚銳，京城衛卒不滿五千萬，一守兵不戒，豈堪設想？我朝祖宗舊例，每屆三年，必幸熱河等處，打圍一次，以蒐士卒，皇上體念物力，久未

舉行。臣等敢恭奉鑾輿北狩。熱河既可省。太祖太宗陵寢。又可暫避。凶鋒伏乞聖意。裁奪清君道。國君死社稷。古之定理。朕以涼德。藐躬上干天咎。內憂外侮。踵接而至。不能迅掃逆氛。彰明天討。已愧對列祖在天之靈。萬鄙城有失。朕當殉宗廟而死。安能含垢蒙塵。爲徽欽二帝之續乎。卿等可往見彼國公使。如能停戰議和。最爲上策。玉帛珍寶。朕不敢愛。彼若不許。惟有背城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說。恭王及各軍機大臣。叩頭碰地。奏道。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皇天眷顧。國祚方長。列祖之靈在天。默佑區區。強胡醜虜。自不能爲巨患。然太王畏犬戎之偪。東邑岐陽。明皇避安史之鋒。西巡隴蜀。出狩之舉。亦古帝王權衡之道。乞皇上重宗廟。付託之身。以安社稷。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清君聽了。重宗廟。付託之身。以安社稷。這二句話。不得不爲勉強。允從。此時天已黎明。探信人飛奔來報。稱僧王之軍。大敗於淡雲灣。洋兵

將犯崇文門。清君就傳下聖旨。命議和。正使恭親王爲監國。卽日巡幸熱河宮中。人等收拾物件。忙碌不絕。當下一衆親王貝子。並六部九卿。皆隨扈車。駕並奉慈安慈禧兩宮皇后。以及妃嬪宦寺等人。陸續出後宰門。黃纛翠華。一路向北方而去。僧王等敗至京城。聞得鑾輿已經出幸。一時間心慌意亂。無暇入城。卽率部下殘軍。問道馳赴行在。扈駕同行。九門提督送駕之後。疾忙回到南城。但聞遠遠地胡笳吹動。砲響連天。無數洋兵。都是一般黑色號衣。好似烏雲一片。隨風捲舞而來。右首一軍。都是一色紅旗。上面繡着張翅餓鷹。却是英吉利的國徽。左首一軍。都是雜色大旂。上面紅白藍相間。成文却是法蘭西的國徽。第一隊是砲兵。第二隊是馬軍。第三隊是步兵。後面輜重隊。工程隊。絡繹不絕。最後是軍醫隊。高張紅十字大旂。英大將南密司。少佐白約法。大將開臨。騎馬持刀。在兩邊押陣。翻翻滾滾。一齊殺奔城下。到了

護城河邊排開隊伍。開礮攻擊。提督率同守軍。亦在城上還砲相攻。恭王卽往見英使。請其照會南密司等。暫行停攻。共商和局。英使柯爾恆應允。當卽約定。以三日爲率。南開二將得了照會。亦將洋兵約退十里。聽候議和消息。這三日之中。恭王、董尙書、吳繙譯等。晝夜在英國使署磋商。柯爾恆及法公使、凱別生。要求三事。一開九江漢口牛莊烟臺四處爲通商埠。二償兵費五百萬元。三擔任保護基督教徒。恭王答道。貴國宣教師旅居敝國。誼同賓客。保護治安。乃主國應盡之義務。至信教華人。皆係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本無岐視之意。何不可擔任之。有此一節。自可遵命。賠款一說。公法原有此例。敝國非不願從。但目下敝國內地。正當用兵之際。連年糜餉。物力空虛。安能籌此鉅款。望貴國俯念邦交。鑒原一二爲感。至於開關商埠。事關重大。使臣實無此權限。安敢擅專。不妨先將別項議妥。訂立章約。俟奏聞。敝國大皇

帝再定可否如何。英使柯爾恆尙未答言。法使凱別生冷笑道。賠償兵費。乃萬國公法普通之條例。非敢獨欺貴國。貴國地大物博。區區五百萬緡。何難咄嗟立辦。今我聯盟大軍臨於都會。倘破城而入。恐所失當更不止此。貴欽差不可因小失大。致生後悔。至於開關商埠。無非爲利益均沾起見。於貴國亦自有益無損。諒貴國大皇帝宜無不允之理。況貴邸既爲欽差。大臣當必授有全權。幸勿藉詞推諉。屈指三日限期。將滿。貴大臣慎毋自誤。若僅應保護教徒一款。天下寧有此便宜之事乎。恭王抗聲答道。用兵之事。勝負無常。我國大皇帝念數十年輯睦邦交。不欲因一朝小忿。遽致連兵。故寧屈意求和耳。方今江淮全師雲屯。湘鄂苟聞都城有急。當必返旆勤王。貴國又安能長保必勝乎。董恂在旁見兩造爭論起來。恐和局決裂。忙插言道。此等大事。原非片言所能遽決。今日且暫告別。俟商酌停妥。轉來覆命便了。恭王卽起。

身拱手而出。次日又派吳繙譯前往英署。磋商多時。兩使堅執不從。毫無退讓之意。轉瞬之間。已過了限期。南密司候了三日。見毫無動靜。卽於第四日清晨。重復統兵殺來。正是

兩敵人都烽火急。六龍出走國家羞。

要知後來和局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却說南開二將。重復統全軍攻城。鎗砲之聲。震搖宮禁。城內民房街巷。大小炮子亂滾下來。百姓驚慌。齊向內城亂竄。九門提督督兵苦守。奮不顧身。親執火繩。燃砲攻擊。不料胸膛肚腹。連受幾個鎗子。傷重捐軀。洋兵破崇文門而入。將內城圍之數重。法國聯軍小隊。闖入圓明園。放火燒燬。可惜金碧丹青。頃刻間。變作一堆瓦礫。其中奇珍異寶。價值連城。都付之一炬。真堪浩歎。

俄國公司韋氏出場調停。將償金減至二百萬元。開闢商埠之後。除治外法權外。其餘一切主權。毫不得有所侵犯。恭王不得已。乃謂俄使道貴公使。顧全大局。篤念邦交。俾兩國之兵釋干戈。而敦玉帛。豈惟敵國實受其賜。尊諭所云。敢不從命。但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英法如能退兵三十里。敢不惟命是聽。彼若不惠顧。前好無厭。誅求則使臣身爲留守。惟有與此城俱碎耳。俄使勸慰道。貴國人民之衆。甲於全球。兵力何遽不如英法。不過遠在江淮。鞭長莫及耳。但交際之道。以和爲貴。總之所失不多。較諸兩國用兵。尙覺彼善於此。辱承不棄。俯賜曲從。容當道達尊意。再來報命。說畢。卽起身告別。當由韋氏往來其間。調停妥協。就按照逐條款項。訂立草約。恭親王、董大臣、吳繙譯及英使柯爾恆、法使凱別生、居間人俄使韋氏等。均各簽字已畢。和局告成。南密司開臨等約兵退出京城。暫駐天津。僧王所擒之中佐畢內門。及洋兵

等均釋還本國。工部修理城垣宮殿。清君擇吉回京。當洋兵破京之時。曾公得摺差報信。立刻馳告胡公。交疏請帶兵入衛。日夜籌商北援之策。迨和議既成。當奉清廷諭云。皖南北均當吃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無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卽連失兩郡。雖屬餉絀兵單。究屬畫策未密。著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以一挫之後。卽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卽迅速查明下落。欽此。原來元度自徽州失守。被敗兵挾出北門。到旌德縣境界。方纔各散。祇剩元度獨自一人。形單影隻。踽踽涼涼。兼之身畔並無盤纏。不能他適。時已天將昏暮。在荒郊之外。四顧躊躇。抬頭望去。但見都是些白楊松楸之屬。覺得陰氣森寒。豎人毛髮。又聽得衰草地裏蟲聲唧唧。磷火微茫。照著模糊的星月。那一種淒涼慘淡。就是快

活人到此也要觸景傷心。何況元度正當失意之際。前路茫茫。不知歸宿。何處到此。地位能不悲從中來。仰天長歎道。天阿。天阿。我李元度苦志攻書。時疏文章。自信尙堪傳世。且襄辦營務多年。並不敢存一毫私見。問心尙無大疚。何以命運竟如是之蹇。初次用兵。撫州事在垂成功。虧一篑。蒙曾帥骨肉之愛。曲意深全。不料今又一敗至此。豈非天乎。豈非天乎。忽背後有人拍肩大笑道。大丈夫不能吐氣揚眉。乃嗚嗚作兒女子態乎。元度猛然吃了一驚。回頭細看。却是同學好友巫心遇。本是旌德縣人。已相別二十餘年。此時不期而遇。彼此大悅。心遇因問爲何一人。在此仰天歎息。元度將已往情由。述說一遍。心遇慰之道。遇合有時。何必如此鬱抑。以吾兄大才。宵落落久居人下。哉。寒舍離此不遠。卽請草榻一宵。再定行止。何如。元度稱謝。二人挽手同行。不及百餘步。已到心遇家中。殺雞爲黍。殷勤款留。次日取出幾兩銀子。贈

與元度作爲路費。元度謝別起程。一路回至東流大營。曾公聞元度未死。不勝喜悅。相見之下。如獲珍寶。安慰了一番。就奏明元度未死原由。忽接新陞四川總督駱秉章來文。內稱僞翼王石達開。從宜昌等處上竄。窺犯夔州。敝省兵力不厚。恐難當此悍寇。請速派兵救援等語。曾公謂諸將道。蕭浚川所帶四千人。正在夔州駐紮。足可當得石逆。我再派霆字一軍。前往相助。諒來可保無虞了。卽發檄文。命鮑超督帶本部六營人馬。馳赴蜀省防勦。鮑公奉令。便催督齊了軍需。剋日拔隊起行。沿江上溯。大軍行了十餘日。已過宜昌。到一處地方。名喚望江灘。正是夔州境界。離府城尙有九十六里。石軍和蕭啓江正在那裏遙相對壘。鮑公就在望江灘東面。依山傍水。安下大營。原來石達開久有入蜀之意。只因聞得該處水流迅疾。山路崎嶇。故尙未敢輕進。後來攻桂林不克。分股略取湖南。又全軍覆沒贛鄂二省。邊防嚴密無隙。可

乘只得在湘蜀交界永綏廳鳳廳等處逗遛觀望。要想伺隙而投，怎奈住了半載，有餘糧米將完，無可得食，顧不得山水危險。從永綏渡過大江，抄山僻小路，直撲夔州。蕭啓江得了探子報信，不待石兵臨城，率軍一路迎頭截去。行至望江灘，恰巧遇個正著，兩邊各自安營，連日交鋒，互有小勝小負。那蜀地古稱天險，有三十六個峯頭，七十二個急瀨，最著名的，是瞿塘灘。瀨二灘，這望江灘，雖非有名險地，然左右皆是高山，十分陡峻，水勢自高而下，疾若奔雷，船隻過此者，咸有戒心。岸上亂峯怪石，觸處皆是，並無一片數丈的平陽。休說車戰馬兵沒有用武之地，就是客商經過，也似登天之難。所以唐人李白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是一些不差的那石軍初次到川，道路未熟，見了嵯峨的形勢，已然觸目驚心。幸而蕭啓江手下人數不多，尙可勉強抵敵。此時鮑公大軍又從後面殺至，石兵見前後皆有清軍，兩旁又是高

山不能飛越。衆心大亂。夜間時起哭聲。鮑公遺精壯勇丁。身裹毛毡。把巨繩懸在樹上。攀援而登。越過高山。到蕭啓江營中。通信約日出兵夾攻。啓江就定了日期。仍遣原人過山回報。鮑公喚部將伍承瀚聽令道。你可帶二百精兵。都帶顏色旂章。到望江灘東面山徑。豎立路邊。就在該處山中砍伐樹枝。堆積僻靜之處。俟望見賊人逃奔。卽放火燒烟。以驚其心。使他不敢從這條路走。便是你的功勞。伍承瀚領了軍令。自去安排。又喚黃慶吩咐道。望江灘東北有一小河水。流甚慢。易於行舟。你帶三百軍士。到那裏如此如此。不得有悞。王慶亦領令而去。看官鮑公乃四川人。夔州是他生長的地方。故某水某山。皆童時熟遊之地。無論一邱一壑。靡不了然於心。故能毫不費力。將天國英雄石達開及數萬老萬營精兵。一鼓蕩平。如在平陽作戰。恐亦萬不能如此。易也。閒說休題。言歸正傳。到了約定這日。蕭啓江之軍。從西面攻

打老萬營之前。鮑公之軍。從東面攻打老萬營之後。須知石軍的營盤。一半扎在山腰。一平扎在平地。本不易攻。但啓江手下人馬。自去年入川。住居一載。有餘。山路已經跑慣。至於霆軍六營。小半是湖南人。大半是夔州本地人。愈加不必說了。所以越嶺扒山。捷於猿鳥。多用洋鎗抬鎗。悉力攻擊。達開督率全軍。憑牆堵禦。中鎗砲者。紛紛墮落營濠。須臾之間。尸將平岸。清軍藉之以登。蕭軍亦用大砲轟開西面壘門。清軍兩路入營。把石軍殺斃無數。達開知不能守。急帶數百名心腹。冒圍而出。鮑公命軍士讓開一條大路。任其逃生。石軍見了空隙。渾如鳥出樊籠。一溜烟冲出圈子。將到東山路口。伍承瀚在高峯望見。忙令軍士燒起樹枝。霎時山坳中黑煙滾。赤霧熊。熊達開見了。疑有伏兵。亟叫從人探看。報稱深谷中果然旌旗招颭。人語喧嘩。達開心下遲疑。趑趄不前。旁邊一個心腹指道。那首有一條小路。諒通別處。何不走。

到那裏再作計較。達開聽了，就帶一衆殘軍向東北方奔去。豈知剛出路口，前面見一條丈餘闊的小河，阻住去路。兩旁並無橋梁，後面金鼓喧闐，喊聲漸近。追兵已將次殺到。石逆見前無去路，後有追軍，歎道：「天亡我也。」正在危急之際，忽聽得款乃之聲，上流頭搖來一個小小漁舟，船頭上一個舟子，手持竹篙，船尾二人搖櫓。其中一人高聲唱歌道：「大江東去有長流，滾滾悠悠我有一扁舟。可容得星辰日月，載沉載浮。莫要憂，莫要愁，可曉得從今名利一時休。達開看見船隻，急招手道：「漁船來，漁船來，你快些渡我過河。停歇多把金銀謝你。那舟子笑逐顏開，說道：「我們水面營生的人，專行方便，從不受人分毫謝儀。如要過渡，儘可効勞。惟船小難以重載，祇可容得二、三個人。你們這一羣共有四、五百個，如何載得許多呢？達開道：「只要你肯方便，却也不難。好在河面不長，往來極易，只消分作幾次，就可皆登彼岸了。那舟子微笑。

點頭道。正是就請下船罷。一頭說話。一頭將竹篙輕輕一點。當櫓的搖了兩搖。小舟登時傍岸。達開卽命三個從人先渡過去。以觀動靜。在倉惶逃遁之時。尙有這閒細心思。也算得周密之極了。當下三個從人上得漁舟。見艙門口都是漁網。簑笠等物。不能進內。只得立在船頭。渡過對河。三人離舟登岸。舟子重復撐過船來。達開才親自跳下舟子。卽移船離岸。稍公搖動櫓槳。却不撐到對岸。逕向下流頭。搖來達開正要動問。忽魚網底下鑽出四五個彪軀大漢。手執麻繩。不問情由。把三人一齊網上。達開一聲長嘯。卽便瞑目無言。岸上數百個從人眼巴巴望著。無計可施。須臾清軍追到河邊。那些人悉數戰沒。不曾遺留一個。原來那執篙的舟子正是黃慶。鮑公逆料達開不走東山。定從這路逃去。故派黃慶扮作漁人在彼等候。這就是熟悉地理的好處。黃慶覓成了大功。欣喜無限。迨回大營獻功。此時霆蕭二軍已將老

萬營。蹋毀。殘兵。或殺。或降。不復。贅說。伍承瀚。亦捲旂。回來。繳令。鮑超。卽將。達開。解至。東流。國藩。大喜。使用。極慘。酷的。形罰。將達開。凌遲。處死。然此。皆官書。所載。之言。若照。信實。可證。的私家。紀載。則達開。的收場。與以上。所述。殊異。達開。係天。朝文武。兼全。的英雄。行軍。皆有。法度。其入。蜀也。欲由。川南。襲成都。探得。宵遠。府萬山。中有一。小路。千百年。未經。人行。由此。北行。出徑。卽成都。之南。門。因卽。開關。草萊。輕騎。趨之。迷路。絕糧。致爲。土司。所獲。故達開。臨刑。有此。非石。某之。失機。實天。國氣。運使。然之。語。又有一。說。則謂。土司。所獲。者。實係。達開。恩。撫女。四郡主。之壻。馬某。四郡主。受達開。深恩。拜爲。義父。隨營。辦理。文案。頗爲。得力。及達開。被讒。離系。決意。入川。之時。四郡主。再四。勸諫。無奈。達開。不從。四郡主。已隱。料其。必敗。故擇。一貌似。達開。者。委身。事之。迨禍。及之時。乃逼。其壻。代替。達開。而已。先撞。石而死。以堅。其心。故達開。得脫。身隱。去。祝髮。爲僧。至

川路風潮劇烈之時。猶有一川中憲。幕遇之於瞿塘峽下。彼曾略露端倪。因達開係天朝重要人物。故以見聞所及。附記於此。以俟看官之辨別。至於此外種種同異之處。小說家雖不免附會。然誤於官書之粉飾者。亦復不少。闕者又不可不辨也。惟達開敗亡之後。始義之五王已盡。天朝除忠英二王之外。大半係少年。紈袴奸佞。諂媚之徒。君臣之自處。愈尊。軍士之暮氣。日甚。而忠英二王又爲朝奸。掣肘不能自行。其志劣敗之甚。已甚。牢固不必。天京合圍。已知其國將不國矣。後來英王敗沒。軍心愈搖。擁衆雖多。奈無鬪志。而被人掣肘之忠王。實亦無可奈何。湘軍淮軍。遂得摧枯拉朽。因之成名矣。如今再說國藩殺了達開。奏聞清廷。卽檄召弟國荃、左宗棠、李續宜等。迅到大營。會商東進之計。國荃袖圖說道。長江之險。武昌爲頭。金陵爲尾。安慶鼎峙中流。實乃一江之鍵。振故欲圖金陵。必以安慶爲基礎。若安慶未得。遽思攻克。

金。陵。是。猶。擒。人。者。未。挾。其。身。而。遽。持。其。足。宜。乎。反。爲。所。乘。此。和。張。大。軍。所。以。有。閏。三。月。之。失。也。大。哥。及。諸。公。以。爲。然。否。曾。公。頷。首。是。之。續。宜。宗。棠。亦。同。聲。道。沅。公。之。言。是。也。就。議。定。國。荃。以。曾。公。所。部。六。千。人。并。新。募。湘。勇。四。營。圍。安。慶。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軍。青。草。壩。以。爲。援。又。談。論。了。一。回。各。處。軍。情。始。告。辭。而。出。左。公。自。回。已。營。國。荃。續。宜。整。頓。人。馬。分。道。過。征。續。宜。之。軍。自。到。青。草。壩。駐。扎。國。荃。率。本。部。驍。將。郭。松。林。陳。湜。李。臣。典。蕭。孚。泗。彭。毓。橘。劉。連。捷。毛。有。銘。等。剋。期。祭。纛。興。師。舊。將。文。翼。積。勞。過。甚。傷。疾。大。作。早。經。辭。差。回。鄉。時。曾。國。葆。正。以。湘。軍。二。營。扼。扎。浮。梁。曾。公。發。檄。調。回。令。其。隨。同。國。荃。往。攻。安。慶。弟。兄。統。率。大。軍。直。抵。集。賢。關。守。關。天。將。名。喚。宋。金。剛。是。葉。芸。來。手。下。一。員。悍。將。生。得。身。軀。長。大。膂。力。絕。人。這。日。聞。清。軍。殺。至。亟。督。兵。士。登。關。防。堵。安。排。好。灰。包。金。汁。石。子。噴。筒。等。類。國。荃。到。得。關。下。出。營。相。度。地。勢。見。前。面。正。是。菱。湖。

方圓三十餘里。波清似鏡。東接大江。西瀕城下。乃進城必由之路。左首有一高嶺。名爲赤崗嶺。瞰江俯城。甚爲扼要。其上已有敵兵立營。國荃看了一回。便將大營扎在菱湖之北。另命弟國葆以本部四營分扎菱湖之南。安營已定。歛力一宵。次日激勵士卒。併力攻關。宋金剛督兵拒守。連攻了七日。兩下互有傷亡。四眼狗陳玉成在皖北得信。親率劉瑄林吉志元等趨東來援。清軍敗之於青草。隔又敗之於桐城。手下悍將古太平爲多隆阿擒斬。太平軍傷亡甚多。玉成見屢援不利。乃由英山霍山等處上趨湖北。連下黃州德安各郡縣。派兵守之以牽制鄂軍。而自率精兵三萬回撲安慶。扎營菱湖中段。隔斷國荃國葆之軍。另派吉志元率衆萬人。取道桐城而進。晝夜攻撲清軍大營。國荃同諸將悉力固守。遣人告急於東流。時彭玉麟楊載福以水師全軍正扎黃石磯。曾公得了警信。亟檄令載福助守營濠。而另調多隆阿邀擊。

於桐城之練譚。以分敵勢。多公大獲勝仗。斬馘數千。吉志元退回菱湖。英王
明攻暗襲。猛撲二十餘日。清軍憑濠堵禦。百計莫施。英王乃亦退至桐城。鮑
超方從東流大營。馳往助勤。鄂撫胡公亦派成大吉。收復黃州德安。與曾鮑
之師會於安慶。國荃見大軍雲集。卽偕同鮑超。成大吉。往攻菱湖赤崗嶺。太
平軍憑高拒守。未能遽克。乃命築起長圍。將敵壘十九座。包於長圍之內。困
至七日。敵兵火藥用盡。鎗砲無聲。清軍乘勢齊登將壘。中不分首。從誅戮無
遺。國荃卽以得勝之衆。盡銳攻集賢關。郭松林手握鋼刀。在矢石似雨之中。
飛身跳上。把宋金剛一刀砍死。所有守關兵將。盡爲官軍所殲。國荃督率大
兵進關逼城。葉芸來率程學啓等登陴。繕守原來。學啓自在安慶。出山葉芸
來愛其材勇。寵任有加。倚爲心腹。學啓却心中不願。但恐母親被害。只得曲
意附從。是年春間。程母得病歸天。遺囑學啓。天國內象愈紛。作速相機擇木。

以圖富貴。切不可膠執己見。身敗名裂。爲世俗所笑。學啓泣血悲傷。跪受遺訓。百日之後。就在本城尋地安葬。當下喪事已畢。學啓自思道。從此乾淨。一身可以無牽無掛。任我所爲了。屢次要想偷逃出城。投奔曾公大營。効力贖罪。無奈各處汛卡。詰問盤查。極其嚴緊。非有公文令箭。不能出入自由。只得權時忍耐。葉芸來也知學啓之心。故於信任之中。密寓防閉之意。無非厚加恩禮。以結其歡。豈知學啓心硬似鐵。任你隆情厚意。終不能改變其本心。此時間國荃大軍正在攻打集賢關。便到芸來面前討差道。集賢關爲此城屏障。不可稍有疎虞。宋金剛雖然勇猛。但妖兵勢大。深恐獨力難支。小將情願前往助守。以保此關。芸來沉思半晌。回答道。城中防守之事。亦少不得你。你可在我身旁。不宜遠去。如慮前關有失。待我另派他人便了。學啓再欲有言。轉念一想。猶恐芸來動疑。只得唯唯而退。芸來正要派人。忽聞英王率兵來。

救已到菱湖。便以爲指日可以解圍。把派兵助守之事。丟過一邊。到了這日。忽報清軍攻破集賢關。宋金剛身死。現在大隊清軍直抵百花洲。離城只有六里了。芸來大驚。急忙傳令各門加意嚴防。學啓得此信息。喜道。吾事成矣。便約了幾個同志弟兄。到家中商議道。明日巡視南門。恰巧輪應我去。爾等可緊緊跟隨。我就將巡城令箭。賺開南門便了。衆人齊聲應諾。豈知內中有一人名喚蕭成。是個詭詐小人。從前與學啓對門而居。蕭成忤逆不孝。詈罵其母。學啓大抱不平。當面將他責數。是以蕭成懷恨在心。時思報復。迨城破之後。蕭成投入軍中。在葉芸來手下爲心腹。伏侍明裏。假和學啓親熱。暗中却尋摘短處。意圖報仇。學啓乃正直君子。只當真是同志。並不疑心。凡歸命投誠之事。毫不瞞他。蕭成幾次要想告訴芸來。但想學啓乃芸來心愛之人。且毫無真憑實據。恐其未必肯信。故暫且隱忍不題。是日從學啓家中出來。

就到芸來面前訴說道。啓上王爺得知。那程學啓久有變妖之心。今糾合某人某人等。約於明晚將巡城令箭。賺出城門。小人親往他家聽得。特來稟知。乞王爺作主。芸來半信半疑。仔細盤詰。蕭成把方纔商議的說話。一一和盤托出。芸來恍然大悟。不住點頭。卽拔令箭一枝。差個心腹。去傳學啓到來。學啓接了令箭。頓然吃驚。暗想此刻無緣無故。爲何忽然傳我。便問來人道。你可知王爺傳我有何事故。來人笑道。這却不知。王爺只吩咐請你速到府中。學啓何等機警。見此情形。心下早有幾分料透。想道。莫非機關泄漏。故來傳我。麼事不宜遲。莫若就將此令箭。賺出城門。罷。便對來人道。你去回覆王爺。說我換了衣服。卽刻就來了。來人答應自去。學啓也顧不得衆人身藏令箭。腰插利刀。默默祝告道。孩兒此去投誠乞母親。陰靈默佑。一路向南門而去。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却說學啓手持令箭。急急忽忽闖到南門。高聲叫道。王爺有令。命我出城公幹。現有令箭在此。你等可作速開城。守門的驗過令箭。卽把城門開了。放下吊橋。學啓喜不自勝。大踏步往南而去。那守門的剛剛關好城門。忽見那壁廂一騎馬如飛而來。大叫不可開門。守軍忙問何故。那人道。程學啓騙去令箭。私自變妖。王爺令沿途緝拿。不得放走。守軍憮然若失道。你來遲了一步。已被他賺出城門去了。我因驗得令箭是真。故此不敢攔阻。便同來人回去稟覆。芸來。芸來無可如何。只得吩咐各門更加嚴緊。那幾個同志的人。便都擒來正法。學啓一口氣跑了三里。已到官軍大營。守濠軍士見是太平服色的。

人便欲放箭。學啓連忙搖手止住。說明原委。請其進營稟報。軍士教他在壕邊暫等。便到中軍跪稟道。啓上大帥營外有一名賊將。從城中而來。自稱程學啓。特來投誠。欲求進見。乞帥爺軍令定奪。國荃命傳他進來。見我學啓。遣令人營到帳前。俯伏道。小民程學啓。罪該萬死。今特悔改投誠。求帥爺開恩。收錄國荃恐其中有詐。反覆詰問。學啓稟稱。從前因老母在堂。不得已而從賊。今春母親病歿。方能自拔來歸。本欲斬賊酋首級來獻。以爲進見之功。無如防護甚嚴。無從下手。是以靦顏赤手而來。乞帥爺恕罪。國荃道。你旣明順逆之理。自拔來歸。本帥决不咎你旣往。只要從此洗心革面。爲國宣勞。雖厚爵高官。當亦不難立致。耳。學啓叩頭稱謝。卽到後面。換過衣服。剃去長髮。重到中軍帳前。以軍禮參見。元帥國荃十分喜愛。就賞給百總職銜。學啓謝了。站過一旁。並和同營諸將見禮。問過姓名。各各同聲道賀。是晚無話。隔了數

日。英王陳玉成率輔王章王千王等衆十餘萬。以少半駐桐城。牽制多隆阿。一軍以多半趨安慶。拊官軍之背。悉銳攻撲大營。放砲開槍。鳴金擊鼓。聲勢極其浩大。學啓上帳請道。小將自歸元帥。以來毫無寸箭之功。願乞一千人馬。斬將奪旗。以報元帥知遇之德。國荃道英逆糾衆合犯。意求一逞。其兵初集。銳氣方盛。未可與之輕敵。俟彼志怠思歸之時。方可乘機掩擊。如今且以堅守爲上。便令諸將分頭督守。將軍士分作日夜二班輪流歇息。相持至六晝夜。敵焰少熄。果然槍砲漸稀。國荃登壘牆瞭望。見敵軍大有惰歸之狀。乃集諸將發令道。現在賊志漸懈。有機可乘。諸君能出濠一戰否。衆將齊稱願往。松林學啓二人尤爲踴躍。卽時號聲吹動。壁門大開。清軍齊隊出濠。學啓選了一匹黃膘快馬。高執大砍刀。虎嘯一聲。飛馳陷陣。郭松林李臣典等亦分左右二翼奮勇衝來。英王正在營中早膳。聞報官軍出仗。急同衆王馳至。

陣前率兵迎敵。正遇學啓殺進陣來。學啓久在太平軍中。認得這幾個。是有名人物。便把大刀舞動。拍馬奔向旂門。輔王楊輔清揮槍來迎。甫經照面。只聽豁喇一聲。輔王手中之槍已拆爲二段。衆王見來將凶猛。都各吃驚。適前隊之兵亦爲郭松林等殺敗。四五萬人馬一齊倒退。國荃親執桴枹。鼓聲響亮。清軍併力窮追。直至十里之外。方始鳴金收兵。犒勞已畢。學啓獻策道。此城依山濱江。形勢險要。且積米甚多。足支數載。葉芸來規畫守禦。亦頗有軍事智識。若使負固據岨。殊非硬攻所能破。惟兩面緊靠百花洲城。濠極狹。不過丈餘。若從此處暗開地道。只消數日工程。便可轟裂此城。了國荃從其計。卽命學啓監督開挖事宜。旬日之外。報稱地道造成。一切藥線竹筒俱已安置妥協。國荃傳令大小三軍。準備破城。就將藥線點着。登時巨聲大作。塵土冲天。將安慶北門城垣轟開數丈。學啓乃熟門熟路。首先直衝倒口而入。松

林等率衆隨之大軍一齊入城。葉芸來督衆巷戰。恰遇學啓冲將過來。即便呼名大罵。道：「你這附腥慕羶的勢利小人，虧你還有面目進城。見我你如尙有一線天良，不忘我往日待你之情，切莫傷害本城百姓。我便將首級送你成全。你做富貴奴隸去罷。」說罷，便自一劍將首級割下，猶能擲到學啓面前。學啓也不覺羞慚，滿面滴下淚來，捧了芸來首級，即便傳令封刀算將安慶省城克復時滿清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也。國峇馳驛報捷，曾公大喜，敘述衆將功績，具摺奏聞。忽接清政府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咸豐已於七月十六薨逝，廷臣已擁其子載淳爲主，國號同治。於國藩弟兄皆有恩賞，以安其心。曾公接奉恩旨，率諸弟望闕謝恩。即從東流移節，駐安慶省城，居中調遣各路，派鮑超以本部霆軍追擊英王。此時英王自安慶退回桐城，在掛車河地方收集殘兵，立成營寨。劉瑜、林吉、志元二人本在該處與多軍相持，多

公麾下。有馬卒兩營。步兵六千。並佐領。福興。總兵。雷正。綰等。屢與敵人開仗。斬獲甚多。是日探知英王親來。便與諸將商議道。四眼狗素稱驍悍。目下正當勢敗之時。若不趁此打落水之狗。恐其將來餘燼復熾。我今思得一計。在此爾等可這般如此依計而行。衆將得令。分頭自去。多公卽率馬步全軍。擂鼓出營。吶喊搖旂。似有進攻之狀。那邊探報進營。英王命且勿出戰。吩咐衆將依牆而守。劉滄林進道。今日之勢。戰固難。守亦不佳。我料曾妖旣得安慶。必派兵跟蹤追來。若與多妖之軍前後包裹。豈非爲長圍所困麼。況當屢敗之餘。銳氣已墮。一經困迫。必無固心。彼時戰守無人。旣不能潰圍而出。又不能憑壘久持。豈不坐以待斃呢。玉成道。然則如何而可。滄林道。不若乘追兵尙未來到。與多妖決一死戰。幸而獲濟。卽可以得勝之師。反攻安慶。不幸而敗。亦可北走廬州。豈非較爲得計嗎。玉成依言。卽令大小三軍。一齊出隊。

把營帳輜重之類。裝在車上。預備走路。勝則東回安慶。敗則北退廬州。大衆得了號令。一聲大炮。吶喊踰濠。吉志元領前鋒。當先衝陣。劉瑄林領後隊。返顧追軍。英王在中軍。以爲兩頭策應。在掛車河西面。列成陣勢。清軍隊裏。佐領福興。手提金裝雙鋼。拍馬飛出旗門。厲聲叫道。反賊草寇。死字臨頭。尙不自縛來降。更待何時。吉志元更不答話。挺槍驟馬。直取福興。福興舉黃金鑊。劈面相還。兩騎盤旋。鋼鎗並舉。但見毫光閃爍。一個似雙龍。拿攫半空中。亂擊金蛇。一個如獨蟒。盤旋圈子裏。遍霏銀霧。真是棋逢敵手。琴遇知音。直殺至五十餘合。尙未分高下。參將馬揚鏢。看得技癢。拍動棗騮。駒使開方天戟。刺入金光影裏。大呼酣戰。福興見揚鏢來到。便把雙鋼一收。撥騎退歸本陣。看馬參將和吉志元廝鬥。沙場上一條長鎗。一條畫戟。戰個不住。兩邊陣上。金鼓鞞鞞。各自催軍前進。這掛車河南首。有一帶樹林。忽然樹林背後。飛起

幾個火砲。登時塵頭大起。沖出一隊騎馬清軍。却是五馬一排。都用連環鐵搭鉤。成一片馬兵。身上穿的是牛皮厚甲。用桐油浸透。多時以故。刀鎗箭矢俱不能入頭上。戴着牛皮大帽。亦用柏油浸成。渾如箴笠一般。馬頭前面都裝着鋒利鋼錐。揚聲呼哨。逕向敵軍陣裏沖來。這個名爲拐子馬。從前金兀朮屢敗宋人。就是用此陣法。後來順昌之役。爲宋將劉錡所破。這是滿洲蒙古人的長技。卽水滸傳奇上。載呼延灼用連環甲馬。大敗梁山於曹州。後爲徐寧鈎鐮鎗法所破。此雖稗官野史不足深憑。然以彼例此。總是一般的閉話。休多。當下太平隊伍。被拐子馬衝得七零八落。那些馬兵。都執着長柄利刀。自己身上有厚甲保護。不必用心遮隔。只顧向前後左右亂斬亂刺。馬前又列著無數利錐。敵軍逢著便倒。撞著便亡。個個丟旂棄械。望掛車河中。涉水而逃。幸得秋漲已過。河中水勢不深。足短者沒至腰間。足長者僅及腹際。

此時三隊大軍被清兵隔成兩段。中軍前軍已爲馬步圍住。劉瑄林落在後面。幾次要想衝圍接應。都被官軍殺退。吉志元爲馬參將。纏住不能脫身。英王身旁僅存十餘個偏裨。多隆阿瞥見。忙把指揮令旂交與傍邊一員副將。自己飛馬擎刀向敵軍大纛旂下沖來。若論英王的武藝。軍中亦數一數二。實不弱於多公。但自封王位以來。養尊處優。兼之好酒貪淫。雙斧齊下。豈有不斲喪精神。所以英雄之氣較往年大不相同。見多公匹馬衝近身旁。不覺心膽俱寒。撥馬飛逃。吉志元亦賣個破綻。把馬揚鑣。畫戟架開。偷空跳出圈子。保着英王在陣雲中攪出重圍。回顧手下只剩四五千名。所有旂纛洋鎗米糧子藥。失去不計其數。路上不敢停留。迤邐向廬州而去。劉林瑄在高處探望。見英王已潰圍而逃。連忙驅策後軍。亦想跟隨同去。忽聞後面喊殺之聲。一彪官軍刀矛雪亮。似旋風般殺至。飄飄旂號。正是霆軍右側樹林之內。

又起一個號砲。多公部將唐桂生率步兵從林中轉出。雷正綰破了英王。亦驅馬隊回身掩殺。瑄林三面受圍。那裏支持得住。手下兵士見進退無路。紛紛赴多鮑軍前乞降。瑄林智謀雖好。武藝却甚平常。與鮑超交馬不滿十合。被鮑公架過銀鎗。輕舒猿臂。揪住腰間絲絛。喝聲來罷。看他毫不費力。輕輕提過馬來。近身親兵。亟卽上前。網起其餘殘兵。見主將已經被捉。料不能逃。齊齊棄械求降。清軍收了降衆。將掛車河兩邊敵壘。放火延燒。多鮑二公收軍相見。命將連環搭馬解開。重賞雷正綰。及一衆馬兵。鮑公辭別。自帶本部。霆營押解劉瑄林赴安慶。按瑄林才學頗優。在皖省多年。官軍屢受其害。曾公深愛其材。嘗於諸弟信函中稱之爲瑄翁。及瑄林先生曾遣人勸其歸誠。奈瑄林認清種族界限。不爲所動。以迄今日。至以身殉而不悔。抑亦可爲天國之人傑矣。曾公除此巨害。心中甚喜。卽命推出斬首。號令江邊。並發檄促。

多隆阿追擊英主進規廬州。多公接了檄文，卽率馬步全師，星夜望北追勦，沿途連克舒城、宿松、黃梅等縣，與張運蘭、朱品隆之軍會於旌德、祁門，行抵三河鎮。見李續賓舊時營址，殘壁猶存。此時白骨俱消，只賸得萋萋衰草，淡淡斜陽，照著一堆堆的斷磚零石。多公無限感慨，謂雷正綰道：「昔唐人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正與這個景象彷彿。」正綰亦嘆息不置。時已炊烟四起，宿鳥歸巢。多軍就在鎮上設立棚帳，暫宿一宵。是夜月色大明，多公飲了幾杯酒，獨自出營步月，仰觀天上一清如水，並無片雲間著。星斗之光明於白晝，多公略識天文，見東南那顆欖鎗星，光彩略減，比從前小了許多。惟西北角上新出一顆慧星，尾如笞箒，竟有三丈餘長。其光熊熊隱約，間似有聲息。多公點音嘆道：「觀此星象，西北其又生兵禍乎？天意茫茫，正不知何時厭亂我輩帶兵之人，實難預卜死所。但食君之祿，忠君之

事也。慮不得許多。閒步了一回。聽得刁斗之聲。已敲三鼓。就回營解衣安寢。次年陝西回子果然作亂。多公奉旨援秦。一挫於商南。再挫於渭北。鬱鬱以終。卽此就是預兆。次日清軍拔隊起程。逕逼廬州。陳玉成、吉志元及其弟應元、占元等在城南築起十餘座高壘。聯絡守禦。多公督率衆軍。將火蛋、火球、盤空飛、擲太平軍支持不住。四散奔逃。雷正綰、福興等率兵蟻附爭登守兵。不能抵敵。棄壘而逃。吉應元正和唐桂生交戰。忽飛來一個火球。把黃衣燒着。應元要緊。用手去扯。被桂生一刀砍死。清兵破了一壘。又攻一壘。將附城大小敵壘一律掃平。城兵涵懼。紛紛縋城私逃。吉志元素有能名。所部皆粵西舊部。一日同弟占元開門出戰。想爲困獸之鬪。清軍中飛出福興。手挺黃金鋼。力敵二吉。毫無懼怯。須臾間。金光亮處。占元已中鋼。墮馬。志元想爲兄弟報仇。大吼一聲。抵死盤旋。苦戰論到福興的力量。儘敵得過。志元但戰。

了。幾個時辰馬力已乏。偶然踏在泥淖之中。一個躡蹤那匹棗騮馬。忽失前蹄。把福興掀下馬來。志元大喜。連忙拈鎗來刺。忽聽得弓弦響處。一枝弩箭飛來。正中志元右臂。疼痛非常。長鎗落地。急卽策馬回奔。福興已從地上躍起。把絲韁一拎。提起馬蹄。重復飛身跨上舞鏢。緊追志元逃進城門。不敢復出。原來多公正在旂門督陣。見福興力戰多時。敵將又十分了得。恐有失閃。令雷正綰暗助一箭。正綰剛正拈弓。忽見福興猛然落馬。急忙搭箭上弦。開弓射去。也是福興命不該絕。恰巧射個正着。福興回至陣中。問起原由。亟向多公正綰稱謝救命之恩。清軍攻了二十餘日。那南門垣牆受砲過多。將次坍塌。清軍就從那裏攀磔而登。吉志元爲亂軍所殺。英王趁巷戰之時。帶了幾個隨身護衛。逃出北門。多公整隊入城。搜殺殘兵。賞犒三軍。報捷未幾。卽奉清廷特旨。命他入秦。平回平回之事。與此書宗旨無涉。後不復題。却說英

王陳玉成逃出城關。從者僅存數十名。一路想各處皆有妖兵阻隔。無可容身。忽然想起壽州苗沛霖。近日與他頗有來往。就率衆逕投壽州。原來苗沛霖乃壽郡的老貢生。文才頗優。屢試不第。心怨試官無眼。焚棄筆硯。束閣詩書。因家中極有資財。廣給英雄好漢。只要稍有勇力者。不分賢愚。一概相交。遠近無賴之徒。趨之若鶩。家中食客共有七八百人。沛霖分之爲三等。凡性情活潑。小有智謀者。爲上客。供給甚優。粗通拳棒。能使刀鎗者。爲中客。供給稍次。一技無能。尙須訓練者。爲下客。供給又次之。沛霖久蓄異志。命其下稱呼多用老先生三字。該郡有一童生。名喚蕭有才。與沛霖相交極密。拜爲老師。沛霖見其善於料事。諸凡與之商酌。從前天國勢盛。全皖陷落之時。沛霖亦佔據壽州。稱爲苗練。和陳玉成兩相勾結。互爲聲援。迨英王勢敗。皖北肅清。沛霖心中驚懼。坐臥不安。又聞朝廷復命勝保爲欽差大臣。視師直豫。此

時已駐紮陳留。離壽州不及百里。恐其移兵來討。就和蕭有才商議。獻了壽州。請派官前往接辦州務。勝公令其繳出軍器。沛霖不從。託言軍務未平。藉作自防之用。勝公知其尙未洗心。但因一波未平。只得姑且寬假。故沛霖雖然歸命。而手下練衆依然未散。這日聞玉成從廬州逃來。乃謂蕭有才道。英王與我頗有舊情。今窮困來歸。豈可閉門不納。但恐官軍知之。必責我不應收留敵將。却將如何處置呢。蕭有才道。陳玉成兵敗將亡。無地可歸。故來投奔於我。老先生雖獻州城。但軍械未交。清軍必生疑忌。如今李續宜、蔣凝學等兵駐正陽關。虎視眈眈。伺機而動。若知玉成遁在我處。必來向我索人。我若庇護不交。轉恐爲其所累。據門生愚見。看來收留玉成。實覺有損無益。未知老先生意下如何。沛霖躊躇道。恐彼將來再行得志。懷仇結恨。奈何。蕭有才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將他賺進城來。用酒灌醉。縛獻勝公。保軍前到。是一。

件大大的功勞。沛霖笑道：「倒也使得。不過太狠毒些。但要絕後患也顧不得許多了。」便命從人請玉成進府相見。已畢。玉成訴說一番困難情由。沛霖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足介懷？王爺且自寬心。在敝處盤桓幾時。再圖振作。便了。」玉成稱謝道：「小弟窮困無歸。蒙老先生雅意收留。沒齒不敢忘德。惟在此吵擾心切。不安耳。」沛霖道：「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都是自己弟兄。王爺何必太謙。只要不嫌簡慢。爲幸多矣。」二人談談說說。不多一刻。家人排上酒筵。海錯山珍。十分豐盛。又請了蕭有才出來相陪。彼此遜讓入席。玉成帶來的從人。另有中席。排在外廂。蕭有才在裏面的時節。已將蒙汗藥散入酒中。用一把鴛鴦銀壺。盛好。內藏桔槔機心。只要望左一旋。就流出無藥的酒來。望右一旋。就流出有藥的酒來。命伏侍的從賊。緊記清楚。立在旁邊斟酒。玉成稱謝一聲。舉杯到口。未及三杯。覺得天旋地轉。椅上安坐不牢。連忙伏桌。

而睡沛霖低聲道藥性發矣就可將他網縛起來有才道略慢片刻待他酣睡沉熟再動未遲卽命手下端整一條繩索看玉成時早已鼾聲大起鼻息如雷搖之不覺撼之不醒渾同死了一般衆人就動起手來登時網縛停當裝入竹轎之中用四個壯夫扛起立卽解出壽州正是

英雄蓋世今安在
不識賢愚應殺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却說練首苗沛霖用蒙汗藥酒迷倒了陳玉成命蕭有才押解就近送往勝帥大營所有玉成帶來的從人只得投降苗練蕭有才到得營門遞進手本勝公問悉來由吩咐領來人進見有才儒巾角帶進入中軍行禮參見已畢就稟稱英酋陳玉成率衆來投苗沛霖不敢容留謹特縛獻麾下請大帥軍

令施行。勝公道。苗貢生此舉。其功非小。本帥當奏達朝廷。從優獎賞。爾等靜候綸音可也。有才打拱退出。自回壽州。勝公命把逆賊推來。旂牌得令。到轅門外。抓了玉成。攢入帳前。大眾舉目看時。見他繩穿索綁。好如一隻肉裹餛飩。神智雖清。却是只不開口。勝公冷笑。道。你這逆賊。當時何等猖狂。可曉得惡貫滿盈。也有今日。實屬可恨。可憐。便和參謀等商議。援翼王石達開之例。吩咐推出。凌遲處死。刀斧手簇擁往外。玉成仍是一言不發。引頸就戮。須臾轅門外。催魂砲響。陳玉成已成肉泥。卽將首級傳示各處。以定全皖人心。勝公具疏奏明。清廷降旨。苗沛霖着赦免前罪。賞給五品職銜。無奈這些毫無志向之人。朝秦暮楚。安有定見。所以隔不多時。依然背叛。滿清投入捻黨。卒爲李鴻章所殺。捷報到了安慶。曾公以手加額。道。四眼狗於諸酋之中。尤爲凶悍。今幸除此巨患。皖省從此安枕矣。正自設賀筵歡飲。忽得流星探馬飛

報天國忠王李秀成率數十萬蘇杭悍賊不日將竄江西原來忠王去年兵下南昌爲鮑超所敗退往瑞州與侍王李世賢併合後聞贛皖諸城半多不守恐歸路爲清軍所斷卽日回轉金陵當國荃急攻安慶之時忠侍兩王計議道安慶爲長江鎖鑰若再爲妖兵所克大勢去矣今曾左多鮑諸妖頭皆集東流建德一帶爲英王大兵所牽制江西必然空虛我若出其不意疾趨入鄱陽湖皖妖必震彼若不救則我必得江西彼若來救可分安慶之勢矣衆人皆以爲然乃議定以侍王留踞江南往來蘇浙等處忠王自率大兵帶了數千號大船出江入鄱陽湖另派聽王陳炳文以數萬兵圍攻九江府以爲湖東之師這鄱陽湖乃五湖之一方圓七百餘里出口之處水勢極闊東爲九江西卽湖口兩城遙遙對峙堵堞相望時九江克復已久清軍所必爭者莫如湖口一縣惟縣城中祇有團防勇丁八百餘人且因屢遭兵火雉堞

損壞不堪。幸鄂撫胡公早得警報，派吳坤修以團練兵千人，就近來城助守。曾公亦派江長貴帶本部四營星馳來援。兩軍同日入城，但見牆磚剝落，濠草蔓長，無可憑恃。亟令軍士趕緊修築，一面授兵登陴，佈置粗完。忽報賊兵已到，馬影橋離城僅十五里，旂章無際，煙竈連綿，望去何止四五十萬人。馬清軍聞敵兵衆盛，皆相顧失色。坤修等正慮兵單，俄聽得人聲嘈雜，城西沖過一隊敗兵，却是清軍旂幟，號衣散亂，器械皆無。忙令守兵下城詰問，却是普承堯所統的寶勇營。因爲湖北敵軍所敗，潰逃至此。坤修乃選精壯可用的，截留五百名，一同給械登城。至下午時分，彭玉麟部將黃翼升率水師千人來到，兵力略厚。天將近暮，玉麟親統水師全軍自黃石磯來，援衆皆大喜，迎接入城。原來玉麟派翼升動身之後，一路差探子打聽，報稱賊兵將次逼城，而城中水陸守兵統計不滿五千。玉麟想道：湖口雖一縣城，但江湖血脈。

藉以貫通萬一有失攸關江西大局我雖未奉曾公軍令但利害所關不得不便宜從事卽刻傳令全營啓旋入湖故與翼升後先踵至只隔半天當有精細探子來報稱偵知賊將乘夜來攻玉麟督率衆軍分門守望時正十二月中旬天氣寒雨連日天黑如磐夜間陰風怒號燈影慘淡江濤湖水遠遠聞瀕洞之聲望到敵軍扎營之處但見萬盞標燈憑高掩映西風過處一陣陣馬嘶人喊之聲嘈齊盈耳玉麟躬巡雉堞戒勉慰勞遇有偷懶的軍士曉之道你等可知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方今賊至濠邊兵臨城下若守備不嚴必爲賊人所破我水師自青山靖港以來有勝無敗若一個小小縣城尙不能守豈不把從前百戰英名一時喪盡況城破之後自己性命亦難保全何苦貪此半晌之安以誤國誤身哉我此次苦口告誡若第二次巡城再見有打盹晏臥等情立卽處斬爾等慎勿以身試令兵勇聽了感畏交并個個雨

立城頭。一無懈色。過了三更。雨益傾注。城頭上水深沒踝。軍士棉衣盡透。寒冷難當。玉麟、坤修等亦不張傘。蓋繞堞巡行。見多半守兵在那裏咬牙打戰。玉麟命取數十斤燒酒。用沸湯溫暖。遍給衆軍。大衆飲了幾杯。頓覺遍體生和。齊聲歡躍。稱謝玉麟。又諭道：爲將當兵原是最苦之事。我們在內地行兵。尙不過偶然遇此。殊不知關塞之外。積雪終年。萬里茫茫。並無故舊。那些成卒。往往有青年出塞。皓首難歸。較諸我們今日其苦何止百倍。只要以彼例此。自然不覺其勞了。卽取幾件行軍的故事。約略述了一番。又將曾公所著的。不殺歌。令衆守兵同聲唱。和看官這個法子。真是行路守城的要訣。大抵人當勞頓之時。心下必生煩厭。心下一煩。就要無情無緒。懶於作事。一經高聲唱歌。將那些厭煩之氣。都從口中宣洩。自然行長路不嫌其遠。守圍城不覺其孤了。所以管夷吾囚魯歸齊。恐施伯說魯君來追。就編成歌調。口

授解役，使之沿途唱和。涉水登山，如履平地。不消一晝夜，已出魯境。公子輩追之不及，遂免於難。卽鄉里農夫當盛暑踏車之際，江湖舟子當逆風拉縴之時，每多信口作歌，亦是這個道理。曾公所作的十不殺歌，老湘軍人人會唱。既可解脅，從畏懼之心，又可免軍士厭煩之病，真是行營的善法。足以流傳後世的。昔古人善將兵者，莫若韓信。嘗傳其下井陘，時創造象棋，又傳其擊龍。且時造成紙鳶，使軍士憑高放之。上有童子坐而吹簫，其事雖見於佚說，而其理要可通也。閑話休題，言歸正傳。當下不多一刻，天色微明，雨亦稍住。偵知馬影橋之敵，已於五更遁去。你道太平兵何以不攻遽退？却是晚半夜接著金陵急報，以洪天王忽得暴疾，勢極沉重，恐不測之後，或有爭立之事。故召忠王、星夜回京。忠王得了此信，不敢停留，且探知湖口城內清軍已經水陸雲集，料不能逞，便連夜冒雨入湖去了一個極險的浪頭。登時平

靜連水泡兒也不見。一些雖作者有此矯揉造作。然亦當時實有之事。玉麟見敵兵無故自退。恐有詭計。卽親率騎馬親兵。出城哨探。直至十餘里外。見敵兵果然遠去。方敢率同黃翼升等水師全軍。過返大江。吳坤修江長貴亦率兵分道。而回。玉麟至黃石磯。泊船已定。適楊載福。克了池州。率師來會。玉麟卽到載福座船。見艙中坐著一個書生。儀容俊偉。吐屬從容。正在那裏與載福娓娓清談。看見玉麟進艙。都起身迎接。相見入座。玉麟問書生的姓名。原來此人姓包名信。乃南陵巨家。世代簪纓。資財鉅萬。父名包振雲。是文進士出身。出宰陝西同官縣。極有政聲。叔名包振霄。是武進士出身。曾爲湖南參將。載福在其麾下。爲外委。振霄愛其才。收爲門生。故與包信是世交弟兄。包信少時。卽有神童之稱。十二歲。已入邑庠。天性孝友。尙有重慶在堂。祖母某氏。年已九十四歲。當天國定鼎金陵。沿江諸郡縣。皆爲所有。惟南陵孤懸。

未附時常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城中居民紛紛挾資攜眷。到他鄉客地去逃。生惟包家良田萬頃。廣廈千間。真是生成的土著。不易輕去。其鄉更兼祖母。母親均各年高多病。亦不願遠出。而振雲振霄服官在外。久未回鄉。以故家中男子惟包信子一人。此時南陵四周已都是太平地界。城內未去的百姓。尚有十餘萬人。初時還有米麥可食。到得圍困久了。無可得糧。便各處剝些樹皮。掘些青草。聊以充飢。遺處太平汛地也。開著許多米鋪。但價頗昂貴。每石需銀十餘千文。有力者尚能購置。無力者只得望鍋而嗟。迨樹皮草根等物一概用盡。不得已彼此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一日包信探親回家。路經一條小巷。聽得一家屋內哭聲甚慘。側耳細聽。但聞男子勸導聲。婦人抱怨聲。小兒哀求聲。悽慘非凡。不堪入耳。包信心腸素軟。也要流下淚來。不禁推門進內。詰問緣由。却是因有八十餘歲的老母已經餓了三日。僅存奄奄一

息故欲烹宰小兒以救母命。其妻不忍致兒於死地。故在那裏悲傷啼哭。包信聽了。不勝惻然。自思道。當此兵燹之時。今日不知明日。倘有兵殺入城來。縱有萬貫金錢。亦難贖命。不若稟明祖母。母親趁此機會。行些善事。將家中所積金銀。盡數散給難民。以濟一時之急。倒可救得許多性命。豈不是好主意。想定。便對那人道。老兄休得啼哭。大嫂亦不必傷心。母親專然要緊。但親生兒子。亦不可忍心殺害。自絕香烟。如今郊外。汎地皆有米店。開張只消有了銀錢。便可購得米麥。你且隨到我家。待我給你幾兩銀錢。度過一時。便了。那一家三口聽了此話。齊齊跪在地上。如搗蒜般叩頭。都道。大恩人救我一家性命。功德無量。包信連忙扶起道。爾等休得如此。快些隨我來罷。那人就命妻子看好門戶。自己笑嘻嘻跟着包信。一逕走到包家。包信叫他前廳略坐。自己進入後堂。見過祖母。母親稟道。孩兒方纔回來。經過一家門首。聽

得裏面哭聲甚慘。孩兒推門細問。却因全家已三日不食。欲將五歲的小兒烹宰充飢。孩兒心中不忍。就勸解了一番。教那人跟到家中。孩兒想來。當此亂離之世。我家廣積金銀。也無用處。不如將來散給難民。留些陰德。乞兩大人作主施行。那包家乃積善之門。兩位太夫人極其仁厚。聽得難民這般困難。早動了惻隱之心。不待說完。便道。既然如此。吾兒快些給他幾兩銀子。叫他切不可殺害小兒。包信遵命。即取了二錠紋銀。送與那人。那人歡天喜地。跳躍而去。包信回進書房。將出入賬目核算。見家中尚存十餘萬現錢。吩咐家人到庫中一齊取出。每日親到大街小巷。散給窮黎。藉以全活者。不知凡幾。後來湖北江西等郡縣。相繼克復。清軍沿江東下。將到池州。凡太平所守的地方。一律嚴兵把守。船隻不通。糧米無從接濟。南陵城外的許多米店。一概關門。莫說無錢者不能得食。就使有了銀錢。亦無處可購貨物。城中十餘

萬飢民。傲傲待斃。包家倉中。本來積蓄數千擔糧米。此時亦將近用完。包信告堂上道。事急矣。若再等一個月。不特我家要作餓殍。而合城巨萬生靈。皆將填於溝壑。孩兒愚見。想悄悄偷出重圍。赴曾帥大營求救。但能援兵早到。擊退賊人。便可共慶更生。了祖母道。兒阿家中。別無男子。只有你一人。在此。吾兒去後。倘有些風吹草動。却叫誰人作主呢。母親亦道。現在一路皆是賊兵。吾兒單人遠去。教爲母的。怎能放心呢。旁邊一個老家人道。方纔老奴在外邊。聽得街坊上紛紛傳說。都道官軍已克池州。那帶兵的將官名喚楊載福。就是二老爺在湖南所收的門生。此去到池州府。不過四十餘里路程。若遇順風。只消兩個時辰。便能趕到大相公和他。是世交弟兄。當面去求。諒無不允之理。待老奴伏侍同往。太夫人但請放心便了。包母無奈。只得收拾行李。打發包信起程。臨行之時。千叮萬囑。一直送至前廳。方始揮淚而別。包信

帶了老人家。出得南陵路上。吊膽提心。好容易行抵江邊。雇好船隻。恰遇東南風大發。梢公扯起滿篷不多一刻。已到池州。豈知載福克復府城之後。因欲與玉麟商議軍情。卽率水師戰船回駐黃石磯老營。包信吩咐舟子揚帆速追。直至二十餘里。方纔趕上。老人家遞過名帖。載福最重世交。見是老師的姪兒。慌忙走到船頭。迎進艙內。二人攜手入艙。相讓坐定。叙了幾句寒暄。尙未談到請救事情。正值玉麟到來。彼此通過姓名。包信便說明來意。又將難民凍餒情形。口講指畫。述了一番。因道。晚生奉家祖母之命。特來麾下。伏求早發大兵。救焚拯溺。不勝馨香禱祝之至。載福道。世兄急公好義。不辭遠道而來。重以太師母之慈命。弟敢不唯命自從。況殺賊救民。乃弟分中之事。乞世兄寬留數日。卽當料理軍需。一同啓碇前往。便了。包信躬身稱謝。又道。城中糧食已完。百姓皆析骸以炊。易子而食。盼望大兵。猶如雲霓之切。還求

早。日。興。師。以。慰。民。望。爲。感。載。福。玉。麟。同。聲。道。救。兵。如。救。火。安。敢。多。延。時。日。待。飛。稟。曾。帥。大。營。請。了。軍。令。准。於。後。日。發。兵。可。也。包。信。就。在。載。福。座。船。艙。攔。當。下。楊。彭。二。人。又。談。論。了。一。回。軍。務。玉。麟。自。回。已。舟。是。日。晚。間。載。福。備。酒。與。包。信。接。風。二。人。傳。杯。對。飲。見。包。信。愁。眉。不。展。食。不。下。咽。載。福。慰。之。道。世。兄。勿。庸。過。憂。想。南。陵。一。城。孤。立。賊。中。已。久。當。年。尙。且。未。曾。攔。入。目。下。城。中。富。戶。都。已。遷。徙。一。空。諒。賊。人。覬。覦。之。心。必。然。稍。懈。這。幾。日。中。應。無。妨。礙。世。兄。且。請。暢。飲。幾。杯。以。解。愁。煩。包。信。泣。然。道。晚。生。在。此。飲。酒。不。知。家。中。祖。母。母。親。此。刻。如。何。思。念。呢。載。福。再。三。勸。解。席。散。歸。寢。次。日。接。到。曾。公。檄。文。准。其。往。解。南。陵。之。圍。載。福。卽。率。四。百。號。戰。船。五。千。名。精。銳。水。兵。翌。日。順。流。東。駛。於。路。謂。包。信。道。現。在。繁。昌。荻。港。魯。港。等。處。均。有。賊。人。重。兵。駐。守。弟。所。部。不。過。五。千。卽。能。攻。得。南。陵。亦。無。餘。力。可。守。爲。今。之。計。只。有。將。賊。兵。暫。時。擊。退。城。中。難。民。悉。數。拔。出。重。

圍送往他處。結廬棲息。再謀籌款。賑濟世兄。高明之見。以爲然否。包信道。晚
生識見凡庸。安敢妄參末議。悉聽大帥尊裁。施行載福道。但恐人數過多。一
時未能預備。敢煩世兄。仍乘小舟先入城中。遍諭各家百姓。教他們把隨身
細軟收拾。收拾。但等大兵一到。立刻動身。方可無誤。事機包信領命。卽帶了
老家人。坐了一隻快船。從小河抄到南陵城內。亟亟先到家中。見祖母母親。
無恙。方始放心。便仔細訴說救兵已經請到。乞大人作速料理行裝。只恐明
日就要走路的。包母大喜。忙道。孩兒辛苦了。快到書房歇息去罷。行李等事。
自有我們料理。不用孩兒耽心。包信告退向外。卽吩咐幾名家人。速往東西
南北各街。遍諭居民。闔城難民。聞得此信。登時歡聲雷動。齊念救苦救難不
置。大眾忙忙碌碌。一夜無眠。只盼望救兵來到。真是眼望旌旗捷。耳聽好消
息。此時楊載福統水師戰船。駛抵南陵縣江邊。見沿岸十餘座賊壘。縱橫列

峙。隔斷城中出路。乃喚偏將富有航。吩咐道。你可持令箭一枝。往上流各處。小河支巷。雇喚民船。不拘大小。都可。總須有三四百號。方敷敷用。有航得令。自駕舳板去訖。便令衆軍離舟登岸。列隊江邊。以五百名爲一小隊。或隔半里。或隔一里。在賊壘要路排開。旂旛相望。直至縣城南門。另派一員偏將。騎馬馳往城中。通知百姓。命他們立即出城。但見城門裏面。無數難民。扶老挈幼。肩擔手筐。一隊隊絡繹而來。都是鳩形鵠面。菜色堪憐。包信亦奉了兩位太夫人。家人抬着肩輿。同出城關路上。哭哭啼啼。拖拖曳曳。直走了兩三個時辰。方纔過完。恰值富有航催船已到。載福便命左右高聲傳令道。凡年在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之老幼及抱疾懷孕者。均從水路上船。其餘少壯男婦。在江岸隨同行。走衆百姓聽見有了船隻。恐人多難容。個個爭先恐後。擁擠不堪。有幾個足力不濟的。一經擠軋。翻身墮入江中。當人聲嘈雜之時。各人

要想逃命。休說無人施救。連曉都沒有。人曉得載福見此情形。亟令富有航督一小隊。在江邊彈壓。吩咐次第登舟。不得倚強凌弱。難民見有官軍監押。方稍平靜。當下水陸兼程。行至舊縣三山夾等處。結葦而居。一種淒涼慘淡。形景不堪。目擊包信一家。自往江西親戚處暫住。不題。載福見難民過盡。正要收隊登船。忽聽壘中金鼓齊鳴。砲聲響亮。數千名敵兵開壁門大呼殺來。原來壘中守兵見清軍戰船停泊。亟飛報西梁山郭品隆。他也是粵西首義之人。天王派他駐守東西梁山。兼轄南陵繁昌各城。是日得壘軍報信。便令該處各壘出兵邀截。所以壁門開處。大平兵沖擊而來。正是

羣黎幸作開籠鳥。守將豈容蹊田牛。

要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却說楊載福以水師至南陵。拔出難民十餘萬人。正要登舟上駛。忽兩邊壘兵殺出。載福謂左右道。我兵來意原爲救拔難民。今幸如願以償。衆百姓均已去遠。賊若閉門不出。我亦不去掩他。彼既自來討死。難道我們懼他不成。卽令軍士分爲兩隊。列陣交鋒。那載福部下水師。自湘中創立以來。未曾遇過敗仗。兼之新克池州。軍士們銳氣百倍。一聞號令。無不以一當十。奮勇直前。殺得太平兵大敗奔逃。入壘雌伏。清軍掌得勝鼓。緩緩下船。卽時解纜開行。一路溯流上駛。至安慶江邊停泊。載福入城謁見曾公。稟明南陵勝仗情形。並說起沿江一帶。賊人守備甚疏。兵力亦不見強。交手未久。卽時潰敗。似乎有機會可乘。時適國荃、國葆俱在座中。卽起身說道。自安慶爲我軍克復。長江上流。賊人已無要隘。弟竊聞古人用兵於大江者。自東而西。則勢艱而功半。自西而東。則事易而功倍。如吳師道葉適輩。類曾言之。今我軍士氣百

倍已成破竹之勢。弟等願率本部各軍順流建瓶而下。以期直搗金陵。乞大哥軍令定奪。載福在旁亦極力贊成。其說曾公壯其志。因戒之道。現今賊勢雖衰。但此等悍寇不比尋常匪徒。語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宜略存輕視之意。汝等既有直搗金陵之志。宜分爲南北兩軍。沿岸東進。務使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我再調雪琴厚公之軍相輔並進。庶水陸有所倚。凡事總須斟酌。後行不可造次。國荃國葆皆唯唯答應。卽議定國荃率李臣典、蕭孚泗、陳湜、易良虎等從北岸進兵。國葆率劉連捷、彭毓橘、毛有銘、易開俊等從南岸進兵。是時郭松林、程學啓二人已爲新簡江蘇巡撫李鴻章調去。故而不在于國荃麾下。事在後回。茲且慢表。當下計議已定。載福告別回船。國荃等各回己營。料簡軍需預備進征。卽於是夜三更。接到武昌來文。驚悉湖北巡撫胡林翼卒於省城。軍次先是胡公得氣喘之症。屢醫無效。曾公

嘗勸其勿輕服藥。而胡公性情極喜服滋補之劑。參苓茸朮之類。不絕於藥。籠果因膩滯太過。陰不掩陽。竟於八月二十六日薨逝。曾公得了噩耗。嘆道。水陸數萬人仗胡公以生。以成。今一旦失所依恃。關係殊非淺鮮。又想到同事多年交情。莫逆不料大功未成。竟先長逝。悲傷不已。事聞清廷。奉旨追贈總督。賜祭葬。予諡文忠。以李續宜補授湖北巡撫。次日國荃等復至曾公營內。提起胡公之喪。曾公因道爾等與愍烈公皆受潤公提拔之恩。今祇隔一江。理應親往叩奠。略盡微忱。我因軍務在身。不克輕離此地。倘見胡家公子。可爲我道達歉衷。二人領命。就備齊祭筵。聯幃掉舟。逕往武昌。吊畢回來。卽辭別曾公。與國葆督率大軍。分南北岸東下。連克廬江縣。泥汊口。神塘河。連漕鎮。東關等隘。軍威所至。勢若摧枯。但地段遼闊。尙須添招兵勇。乃將兩軍駐扎。無爲州。國荃回湘募勇。旋奉清廷諭旨。賞給頭品頂戴。曾公亦奉諭旨。

着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並着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督兵入浙勦賊浙江提鎮以下均歸左宗棠調遣曾公以節制四省責任重大乃上疏力辭且薦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請明降諭旨令其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清廷又諭云曾國藩奏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等語具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一氣相關該大臣慮所至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辦理節制一事可以無得固辭旋以左宗棠補授浙江巡撫彭玉麟補安徽巡撫玉麟兩疏力辭巡撫之命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匪易請另簡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乃以李續宜調撫安徽而以嚴樹森補續宜之

缺。玉麟則改授兵部右侍郎。次年正月初一日詔授曾公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公具摺謝恩。且因浙江失守。自請嚴議。並與左宗棠通籌全局。以圖補救。疏入。清廷諭云。曾國藩左宗棠各奏浙陷徽圍通籌全局。以圖補救。並請調各路兵餉各摺片。當卽降旨均照所請矣。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前因浙省失陷。已將該督交部議處。毋庸更議。當茲時勢阨危。該大臣受國重任。惟當與左宗棠同心戮力。以挽東南全局。方爲不負委任。不在區區小節引咎自責也。浙蘇兩省膏腴。盡爲賊有。全浙所存。尙存湖郡海甯州兩城。又孤懸賊中。獨衢州一府尙可圖存。左宗棠當如該大臣所議。擇要衢徽廣信三府之間。相機調度。以固江西皖南邊防。一俟徽圍得解。調齊各軍。分路進取。浙江按察使曾國荃回籍募勇。卽可到營。該員久歷戎行。與該大臣講求親切。庶足與左宗棠指臂相聯。以期有濟。左宗棠雖經簡放。浙撫一切進兵。

機宜仍著與曾國藩通籌大局。不可因身任地方。爲職守牽制。稍涉拘泥。曾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授協辦大學士。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實有厚望等語。曾公奉諭。卽日修就家書。遣長夫齎往湘鄉。催弟國荃迅速招齊新勇。帶赴江南。國荃卽令原人帶函回覆。稱湖北賊酋馬融和分股竄入辰州沅州。故所招新兵。尙須留湘助守。俟邊防解嚴。卽當遣返。無爲營次。是時衆論紛歧。多以圖浙圖蘇期效。旦夕曾公力主持重。扼上游以固根本。不敢爲輕易進兵之謀。亦不敢以未來之事。率爾入奏。清廷以大營久無軍報。乃又降諭云。曾國藩左宗棠李續宜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原冀合力通籌。挽回東南大局。前經曾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甚稀。幾於月僅一次。而浙省府縣疊次報陷。蘇省松滬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

穎甚急。朕於該大臣等所陳規畫言聽計從。而該大臣章奏寥寥。南服倦懷。殊深塵念。現在曾國荃是否到營。鮑超進規寧國。是否得手。多隆阿克復桐廬之後。是否進攻壽州。楊載福何時回黃石磯。與彭玉麟並圖東下。著分別速奏。曾公不勝悚惶。卽分條復奏。一曾國荃新募湘勇。因辰沅有賊。留湘防守。已催令二月回營。一進攻金陵。必俟脚跟已穩。而後可圖。進取一穎州被圍。李續宜已派兵赴援。一謀浙宜從衢嚴之間下手。現在左宗棠備齊軍火。剋日進兵。一松滬告急。擬借洋兵防守。並陳奏報甚少。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當奉覆旨云。前因該大臣奏報稀。至寄諭垂詢。茲樣歷陳。所以奏報較稀之故。不欲以未定之事。預計之說。及謠傳等詞。遽行入告。係屬敬慎將事。各路軍營。往往以游移無據之詞。輕率馳奏。本屬近來

軍營陋習。曾國藩自前次寄詢之後。業已兩次奏到軍情。已屬不少。此次擬十日一奏。轉覺近於拘滯。況軍營報奏。原無定期。其疏數之處。本應視軍情之緩急。該大臣仍當毋失常度。力求實濟。正不必變更前轍也。曾公讀過。謂李元度道主。格外降恩。曲諒下情。不加譴責。但節制四省。任大責重。國藩以駑鈍之才。安敢謬膺艱鉅。深恐貽譏隕越。爲國家羞。公可爲我擬一奏稿。總當懇切力辭。元度領命。不假思索。一揮而就。曾公閱畢。拱手稱勞。道此疏真誠懇摯。具見大才。但願准如所請。開去此缺。於心方安。耳。疏入之後。清廷諭之云。前因江浙軍務。統帥需人。令曾國藩節制四省。以重事權。旋據該大臣奏陳。自受任兩江總督。於皖則無功。可叙於蘇。則負疚良深。并稱用兵之道。貴得人。和而勿尙權。勢貴求實濟。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當諭令仍遵前旨。節制四省。以收實效。茲據該大臣奏稱。現在諸道出師。將帥聯翩。權

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仍。懇。收。回。成。命。各。等。語。在。曾。國。藩。遠。避。極。勢。自。應。如。此。存。心。方。不。至。啓。驕。矜。之。漸。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吃。緊。民。生。塗。炭。我。兩。宮。皇。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惻。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該。大。臣。務。當。力。圖。攻。勦。拯。生。民。於。水。火。之。中。毋。許。再。行。固。辭。適。值。三。載。考。績。清。廷。舉。行。黜。陟。鉅。典。因。又。下。諭。云。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勤。賊。勤。勞。罔。懈。于。江。皖。地。方。疊。復。名。城。戰。功。卓。著。甄。拔。所。部。將。士。賢。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着。交。部。從。優。議。叙。同。時。疆。臣。膺。上。考。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四。川。總。督。駱。秉。章。二。人。而。已。曾。公。見。不。准。固。辭。自。思。道。我。因。力。小。任。重。恐。貽。竭。蹶。之。憂。辭。疏。凡。三。上。矣。若。再。多。瀆。請。人。必。疑。我。矯。情。且。亦。非。臣。子。將。順。之。道。惟。有。從。茲。益。加。奮。勉。

正思想間。忽報國荃自湖南帶新募勇丁。已到安慶。曾公便命請入營中相見之下。先說了些湘省近日軍情。又將長沙城招勇東征局籌餉等事。細細述說一遍。曾公亦將屢次恩旨。給國荃細讀。彼此又講些感恩圖報的話。因軍情緊急。國荃在兄營住了一宿。次晨即返。無爲大營。國葆接着。未免把家事營務兩相訴說。即將新招五營。編爲新湘軍。屬國荃部下。弟兄二人。仍從南北兩岸分道進兵。國葆軍至荻港。正遇石埭敵將古隆賢率衆阻路。原來忠王李秀成探知老湘營全軍駐紮無爲。知有東下之意。便發令沿江各隘加意嚴防。又派聽王陳炳文撤回九江城外之兵。與古隆賢各率數萬人在南北兩岸游弋。如遇清軍。即可阻截。此時古軍恰在荻港白家柵地方。與清兵相遇。國葆取出精細地圖。喚鄉導官詢問的確。乃喚劉連捷吩咐道。白家柵之東。有一林。名爲夾道林。因兩邊極大樹林。夾着中間往來大道。故有此

名。汝可帶步兵一千。多備種火之物。在林中分左右埋伏。預將藥包藥線。鋪排停當。我軍拔營退過之後。賊若追逼。必從此路進兵。俟其過半之後。即將樹林燒着。不必殺出。只在林木深處。放聲吶喊。以亂賊人。便是汝功。連捷率兵。自往夾道林去了。又喚毛有銘傳令道。夾道林正北二里。有一山。名爲幹功山。背後有所平陽。可藏伏兵千名。汝可率本部在彼埋伏。派人登高瞭望。如見夾道林火起。賊兵前隊。必將次經過山坡。汝可突出截殺。也不必困住去路。只要搶旗奪幟。便是汝功。有銘亦往山中去訖。國葆卽令出隊開仗。古隆賢亦率兵出隊。在白家柵空闊之處。兩陣對員。古軍中驍將龍懷珠。高握筆搥。當先出馬。厲聲叫道。妖衆可識得天兵大將龍指揮否。鼓毓橘大怒喝道。那個認得你這無名小醜。正要拍馬沖出旂門。國葆忙叫道。且慢。且慢。毓橘連忙勒住絲韁。問大帥有何號令。國葆道。將軍出戰。許敗不許勝。我自

計破之。毓橘一聲得令，雙足夾動，坐騎已如飛而出。但見一道銀光，挺槍直取懷珠咽喉。懷珠起筆，擡架住，問道：「來妖通名，殺了你也好報功。」毓橘通過姓名，抽過銀鎗，又向龍前胸刺來。懷珠也起筆，擡劈面交還。毓橘暗道：「雖然軍令命我詐敗，但三五回合之中，若能刺殺這賊，諒來也不算違令。」便把銀槍一緊，雪花燦燦，只望敵將左右兩脅飛來。無如龍懷珠的本領也不甚低，那枝五指開鋒的筆，擡飛舞盤旋上護其身，則蘇秦背劍下護其馬，則老樹盤根架隔遮攔，力量儘足相敵。戰到八九個回合，清軍陣裏雖不鳴金，鼓聲却敲得甚緩。毓橘不敢再延，便虛按一鎗，大叫道：「本將軍今日身子有些不快，且讓你多活一天。明日再來取你狗命。」一頭說話，一面撥馬加鞭，逕向本陣奔回。龍懷珠立馬，核心哈哈大笑道：「你們這些妖頭，都是不中用的膿包。不消俺老子幾個回合，殺得大敗而逃，快些選有本領的來會俺。若再遲。」

片刻俺老子就要殺進陣來了。國葆命百總李成謀再去詐敗一陣。成謀得令縱馬提刀冲出陣來。和龍懷珠戰上四個回合。成謀氣力不加。拖刀敗走。國葆見成謀回馬。就把令旂望後一指。登時全軍一齊倒退。古隆賢見官軍連輸兩陣。料是真敗。卽擂起大鼓。催督大兵隨後追來。將至夾道林。見官軍正在前面迤邐而行。轉瞬之間。已抹過樹林去了。隆賢吩咐併力速追。走至夾道林當中。忽兩邊林中飛起幾個號砲。樹木一時盡着烟霧。薰蒸大衆。都不能張目。焦木枯枝紛紛飛舞。把兵士燒得焦頭爛額。須臾間夾道林中。路已被煙火塞斷。太平兵前後分開。不能照顧。又聽得樹林裏面大起喊殺之聲。正不知有多少敵兵埋伏。個個心驚膽碎。奪路而逃。龍懷珠率着前隊冲出夾道林。行至幹功山脚下。前面一隊官兵排開隊伍。阻住要途。懷珠當先突出重圍。毛有銘吩咐衆軍放開一條生路。只顧在兩邊吶喊趕殺。却也斬

獲甚多。古龍二人不復能合兵一處。只得分道各行。國葆收兵回營。連捷有銘都來報功。次日乘勝進克舊縣。又連破敵於三山夾。所有沿江敵壘。盡數毀平。是處有南陵難民數萬餘人。在江邊結葦而棲。析骸以食。光景十分淒慘。國葆見了心下惻然。特地駐營旬日。派人回安慶稟明曾公。籌集鉅款。以賑濟飢民。事畢之後。卽日拔隊進兵。又見前面垣墉在望。敵旂高張。却是繁昌縣城。清兵直逼城濠。那小縣的護城河闊不盈丈。水又不深。雖然拽起吊橋。不難褰裳涉水而過。清兵到得城根。取出雲梯軟架。竭力上攻。繁昌雉堞甚低。不消片刻。大軍已四面齊登。城兵開東門而遁。國葆既復縣城。分兵駐守。自統大軍一路進追。直至魯港。與江左英遇於小紅橋。兩軍瀕河列陣。鏖戰數小時。清軍連勝之餘。其鋒銳甚。彭毓橘手執腰刀。隔河躍過。起一個弩箭。離絃之勢。縱至江左英面前。那左英的坐馬新近選換。未曾臨過戰陣。見

面前飛過一人一個眼生竟驚惶駭躍起來左英控勒不住倒翻下馬恰巧毓橋縱身趕到順手揪住長髮一刀割下頭顱攜在手中重復跳過對岸把首級交與親兵揮兵從小紅橋掩殺過來太平兵軍中無主都丟鎗去劍而逃國葆亦催後隊渡河趕殺數里盡平魯港敵壘軍至南陵敵人已聞風先遁兵不血刃收復縣城因國荃之軍尙在攻擊西梁山故國葆駐南陵以待之再說國荃自分兵後循北岸直至望城崗大破敵兵於銅城關雍家鎮等處連克巢縣含山二縣聽王陳炳文率衆來爭兩軍遇於石頭墩李臣典蕭孚泗從左右小徑抄至敵軍後面冒烟突霧殺入中堅國荃督陳湜易良虎從正面夾攻太平兵潰聽王身受鎗傷幾爲陳湜所擒清軍乘勝進克和州並不停留遂撲裕溪口太平營壘悉破之前面高峯峻拔已到西梁山國荃見形勢險固知一時難以猝拔傳令安下營盤那梁山守將郭品隆聞報清

軍來到大笑道。此處山高水急。形勝巍然。所謂一人守關。萬夫莫當者也。妖兵妄思。自下仰攻。豈非癡想。遂不把軍事放在心上。依舊如無其事。祇吩咐略備弓箭。矢石自己仍和幾個心腹。縱酒尋歡。國荃偵知消息。心中大喜。謂左右道。梁山占稱天險。易守難攻。洪秀全在是處。設立重兵。恃以爲金陵門戶。今幸守賊十分懈怠。防禦不嚴。此天假我成功也。卽令諸將腰挾利刃。身著短衣。到四更時分。悄悄爬上半山。直至清軍跳上壘牆。守兵方纔驚覺。急忙開鎗堵禦。倉猝之間。如何顧得。周到早被清軍一擁齊登。郭品隆因是夜飲酒過醉。酣臥帳中。前關上已喊聲鼎沸。火勢燭天。伏侍從人慌忙入帳。叫喚。豈知品隆面對裏牀。鼾聲大作。任你高聲呼喚。總然充耳無聞。說時遲。彼時快。不多片刻。清兵已殺至後營。正是

梁山自古稱天險

鎮守非人亦枉然

欲知郭品隆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洪楊演義第二十八回

二三三

